



金屋月刊

邵洵美 章克標 編輯

第一卷

第五期

版 權 所 有

	每	月	一	期	
每	期	二	角	八	分
半	年	一	元	五	角
全	年	二	元	八	角
郵	費	國	內	一	分
		國	外	四	分
	十	八	年	五	月
				出	版

R
810.57
187

金屋第五期

- 1 情賊.....洵美
- 2 夜行.....洵美
- 3 做不成的小說.....章克標
- 4 舞場之夜.....曾虛白
- 5 賭錢人離了賭場.....浩文
- 6 你躲避我麼.....郭子雄
- 7 兩個偶像.....洵美
- 8 羅洞先生.....谷崎潤一郎著.....章克標譯
- 9 從羅斯金到王爾德.....A. Maurois 著.....郭有守譯
- 10 布爾塞維克的繪畫與文學...T. Dreiser 著...漢奇譯
- 11 金屋談話
- 12 金屋月刊懸賞徵稿



636861

情 賊

洵 美

拿去吧，這是從你那裏偷來的。

去過花叢的誰不帶回一點花香，
一點醉，一點縹緲，再是一點幻象？
昨夜在詩人那裏帶回了些詩意，
今天在情子那裏帶回了些情賊。

像是白薔薇的花瓣兒兩片三片，
又嫩又滑的，留心看暈了你的眼：
這一片有幾千萬斤的勸告，安慰；
那一片有幾千萬斤的隨意，怨嘆；

再有最後的一片，早已殘缺不全——
是淚兒濕化了，還是經了舌兒舔？
啊，還了你吧，我怕白花瓣會變黃，
他們已離了你，離了生命的源泉。

夜 行

洵 美

更去找誰來給你安慰，
什麼人的眼睛中不裝滿了悲哀！
黑的狹弄犯的什麼罪？
接二連三的電燈吐的什麼光彩？

自從千萬年前到今天，
男的女的各自帶上了各自的臉；
各自有他扮慣的笑顏，
用不到你去逗引用不到你去騙。

怕她是你愛上的天仙，
儘使你將希奇的珍寶向她呈獻；
假如有機會給你聽見，
她仍是在一句句怨着地怪着天。

朋友你不必懼怯惶恐，
儘可放了胆子走你自己的狹弄；
別人哭你也不必心動，
儘可舉着電燈裝你自己的獻容。

做不成的小說

章克標

這幾天，我的神經好像頗有些兩樣了。是兩樣，和早幾天不同，有了些變化；也可以說我受了什麼感化什麼影響之類。第一，我連續翻譯了幾篇谷崎潤一郎的作品，頭腦中被他惡魔的色彩唯美的情調充塞滿了。第二，和邵洵美談了許多話，他的絢爛的詩感又包圍了我。第三，又是春天來了，醉人的春風和誘人日光攪得我心像風中柳枝一般地蕩漾起來。第四，恰好有幾個朋友，天天在我旁邊談女人，女人長，女人短。我在家裏有些坐不穩了。

好！投到春的歡樂的旋渦中去洗個澡來吧！一天，我決心投身到都會的夜裏去，跟了一個很熟於上海情形，大

家叫他老上海的。這當然只是在我們嫩上海裏稱老上海，並非正牌真個的老上海，我得預先聲明。因為髣髴文壇上的一個自稱老人說過很討厭上海氣，我怕因為有了這老上海三字，而這一篇文章沒有一個讀者，被文壇裏放逐出來；而且上海氣的確在有些地方是有討厭的所在，不過我那位朋友，却沒有討厭的上海氣，反而有可喜的上海氣，惟其如此，所以才是我的朋友。

說歡樂，總逃出女人，金錢，酒。

酒，我已經發願斷絕了。

金錢，也不敢拚了性命去做強盜綁匪。可以發偏財小財的地方還有賭場，那也缺少殼資格的賭本。

贖給我的只有女人了，並非我特別歡喜她們。女人啊，佈滿在上海街路上像天空數不清的星星一般多的女人，到這女人的海中，我要那朋友領導我去游泳一回。

“那麼，什麼地方去呢？”朋友問。

“隨你，我什麼都不知道，只能跟了你走走的。”

“這就難了，我那裏會知道你喜歡去怎麼樣的地方。”

“不要緊的，總只要有女人的地方就好了，你平時

說得天花亂墜的女人。”

“那好，跟我來！”

巡閱使是已經廢除的乃個官職名，借來稱呼這一種行動到是很適當的，我們在馬路上緩緩地巡遊，悠悠地向四面八方看視。電燈自然比太陽光好看，不但有種種不同的色彩，而且光線調子的強弱也是多種多樣，在馬路上面的空中，交織出一種異樣的明亮，像柳葉底下的月影裏，紛飛着非常纖細的雪花。還有路上的人啊，像潮一般推動，像馬一般奔馳，像浣紗的姑娘的手指一般忙着。車子也像發了狂的狗一般亂跑。但是這樣的紛亂之中，却也有秩序，人總走在路上，電車總行在軌道上，汽車總駛在中央，沒有會跳到牆壁上飛在半空中的，雖則我刻刻疑心會這樣。

啊，女人呀！有了人，人當中就有女人，是他們的情人，是他們的夫人，是他們的母親。衣角一閃一閃地像新綠的樹葉在日光裏振動，皮鞋咯吔咯吔地像馬在演習兵操，手臂一往一來地像遊船的槳在打水，頭髮飄飄拂拂地像吹在春風裏的千萬道旗幟，身體一擺一擺地像在蛇兒

過水，眼睛流動到像個四方飛散的一羣流星，面頰含了笑像滿開的桃花，突出的前胸和突出的後臀在都雅地或輕快地走動之間表出了女性美的極點。

這些女人，都極度顯露她們的色相，儘我們觀賞，享樂着我們的款賞。

還有路旁邊不動的，不很走動而站着的年輕姑娘，總近着一個老些的娘姨，像花朵開在極枝上，馬匹繫在樹幹上，也打扮得妖妖嬈嬈花花綠綠漂漂亮亮，像孔雀展開牠那個尾巴毛。而且還會招呼人，有時特別巴結地用手開口，也吃吃地笑，還俏聲罵俏。

我心裏愈想看仔細看清楚，却愈加怕看，簡直是頭都不敢旋轉，只能在局定的視野之中，領略這都會的夜晚的美。這還不行，脚下每遲鈍了一刻，在進行的步武中頓了頓，就帶累了一個姑娘想要趕過來，胆小的是微笑，顯出眼裏的風情，動了動她的嘴唇；胆大的會嘻地走過來，牽住人的衣袖，喊先生叫大少。

每次別轉了頭，揮脫手加緊脚步，心裏總覺着一陣可惜，錯失了一個機會，想這地方也是可以跳進去翻一個

勛斗的。在我心裏是很想知道這些慈悲到把肉身來施捨給衆生的觀世音活菩薩，和她的殿宇，她的普渡落伽山的風景。

這我也有個道理，做小說的人無非還是爲做小說。有一次和洵美談天，他問我可否做一篇小說題名叫做蜃樓。我想又不是在中小學裏念書，作文該用不到別人出題；問他緣故，却說郁達夫允許把他的一本小說蜃樓由金屋書店出版，却又把這題目拿到不知是現代書局還是北新書局的廣告上去了。不過這樣一個題目的小說在金屋書店出版預告上也廣告出去了好幾個月了，不出一本小說蜃樓，好像書店缺少信用。那我也不是生來做金屋書店維持信用的工具的，當然不會答應這提議。不過心裏想，蜃樓的確是一個很好的題名，達夫原是很會選擇創造題目的，他小說的題目沒有一個不好，沈淪，銀灰色的死，秋柳，……以至日記九種，個個都是又漂亮又新鮮又動人又好看的題目。我却是被題目蜃樓兩個字勾動了，起了想做一篇小說蜃樓的心思。當然只有我一個人心中這樣想，什麼人面前都不會宣佈過的，因爲一說出來好像就會變成

金屋書店維持信用的工具，自以為是個自由人的我是很不爽快的。想做蟹樓，當然要有蟹樓，蟹樓須得到海中去找，就到女人的海中。我想到那些活觀音的普渡落伽山，也無非希望找找蟹樓看，落伽山是風景絕麗的海島，那裏的蟹樓也許特別好。

跟了我的朋友走路，走過橫的是北京路，南京路，漢口路，九江路，福州路，廣東路，愛多亞路，……縱的是浙江路，貴州路，雲南路，廣西路，西藏路，……路的確走得不少，我已經走得腳底痛腿酸，差不多腳都提不起來了；我的朋友却還是再接再厲地愈走愈高興，一路坦坦然和那些女人搭訕開玩嘻嘻哈哈有說有笑，却不會被她們俘虜去。我却實在忍不住這腳底下的苦惱了，

“喂儘這樣地走算什麼！”

“這就叫走馬看花呀。”

“但我們並不會是馬哩，大可少走走吧。”

“不過你沒有一定的方針，叫我除了伴了你走之外，有什麼辦法？”

“那麼我却走不動了，你想一個不要走的方法。”

“好，也可以，你走不動坐車子吧。喂，黃包車！”

坐車子又被拉回到燈火輝煌的南京路，我跟他走上了新新公司的樓頂。又出現了一個異樣的世界。光以外，還有聲音，那不是外邊馬路上車輛往來的喧鬧，那是樂器和人聲的嘈嘈。各個臺場上的金革絲竹，以及男人的破竹竿喉嚨，沙壳子喉嚨，女人的撕絹帛喉嚨，馬口鐵喉嚨，像三春天氣小雨之後的萬蛙齊鳴一般，把這一地方的空氣抖動得像彈絮匠的彈動了他的棉花。各個臺場前面總坐着些站着些看客，也有女人，坐定的和飛來飛去的。

“這些女人，都是可以要的，只要你一歪嘴。”

朋友告訴我這一句話，我不明白是指那一個，便東張西望地問他到底是那一個。因為女人很多，有些像大家閨秀，有些像小家碧玉，大都看去是規規矩矩的，沒有什麼可以看出是做這慈善事業的標記來。

“呸！不是這個那個，全體都是。”

“騙騙我哩，總有幾個良家婦女的。”

“良家婦女也就是長包永久包的賣淫，有什麼……”

“這——不成話。我不要聽。”

“不要聽，原不要你聽的，你只顧看好了；女人真多呢。你喜歡那一個？我可以替你要來，說呢！”

“不要說笑話。”

我雖然這樣回答，却轉頭看了，真想找出一個去探檢一番看。但是像對着太陽看定火燄一般地耀眼，像是要頭昏目眩的樣子，每一個女子的面孔，都像隔着一重迷霧，眼睛，眉毛，鼻頭，嘴巴，耳朵的位置都看得出，却總不明瞭不清楚。而且這許多火燄，有時併在一處，却忽而又分散了，便認不清這個那個，像仰天看看繁星，認定了一顆，隔一回再也找不出來了，真同看江上的漁火一樣，明明滅滅，個個都是很好的，而說不出那個頂好。

“這裏沒有好的，我們換個地方去看吧。”

我又跟了他走進另一處臺場，還是同樣的玩意兒，一點也不能惹動我的興味，自然我又得看女人了。我曉得她們的面貌總無法看清楚了，我便看衣裳，鞋子，頭髮或帽子等等，但是也看不清楚，在她們各人的周身還圍繞着一重神光。我只看見衣裳的顏色是紅的，青的，黑的或是別的更合適更漂亮的顏色。我只看見絲襪的脚上是緞鞋呢

鞋或皮鞋，高跟的或平底的。我看見是梳頭或是剪髮的，是盪過或是天然的。並且也不十分確切，我不能分出穿的是旗袍長馬甲或衫和裙子，或是斗篷大衣，或是什麼；鞋子是怎樣的一種款式，尖口或是圓口，頭尖或方頭，漆皮或是白皮，高統或短統以及別的什麼；頭上梳的也不知是愛世髻，蟠龍髻，或者西洋頭東洋頭；也不知是剪成雙鈎，男式，童子，還是順風，偏桃，長短或者什麼。不過我知道她們都是女人，我已經把握住了頂重要的一點。

她們是女人，在她們那裏或許就可以找出屜樓來。

我就是存了這個心思不好，否則我還可以再仔細看得見些女人。我真像在海市屜樓中一樣，覺得什麼都好像是空虛的存在，那些燈火，檯桌，人物以及房屋；並且還疑心自己在做夢。但這並非夢，因為我的朋友拉了我一把，太重了我覺得手臂上有些痛。

“那一個，你看什麼樣？”

他把嘴一擡，我跟着那方向看去，見那邊站着一個穿紅的女人，是中長身材，頭髮掛在耳邊，像是很漂亮的樣子，就是那衣裳的邊緣也在電燈光底下閃閃。

“好啊。”

我自然只能隨聲附和一下了，這是自己沒有主見的人所常做的舉動，我不能是個例外。但是由這一聲，新局面頓然打開。本來在這地方徘徊也久長了，一切刺激的新鮮味已經消失，好像又是什麼都平淡無奇起來，厭倦的心正開始要抬頭了。我的朋友就開始他的行動，那在不會的人很繁難而會的人很容易，不消幾分鐘之後，我們就跟在那女人後面，被車子拉着飛奔。

車子停下來的地方，是一條里弄的口上，電燈光並不大亮，因而是什麼里也看不清楚，而且連是什麼路我也不分明，這樣說起來逐漸和蜃樓相像了。我們跟了那女人，走進一扇後門，意氣洋洋地衝上樓梯。這是和上海一切出租的房屋是同樣的構造，樓梯隔在亭子間和前樓的中間，再轉身走上去便該是曬台。進前樓坐了，那也是上海放租式房子的前面一排六扇長玻璃窗。這我的確記得清楚，窗前遮攔着一重白布的帳子，望不見窗外的景象。但即使望出去總也不過是別人家的樓窗曬台罷了。房間裏的陳飾，沒有注意，總也不過是椅子桌子臥牀之類罷了，因注

意的焦點是在女人，不過臥牀的確是有的，因為我像是覺得些疲倦而就去倒在牀上橫的，橫着聽朋友和女人的娓娓而談很得勁的樣子，像他們是多年的老相好。

我總有些不稱心不滿足，像聽得打架的風說跑去看已經散場，像投考人發表結果落了第，像買定一件東西被店夥換錯了，像要請客喝酒瓶子已是空了。花謝，潮過，月缺，時失。而且他們的說話又那麼亮那麼尖，像要刺痛皮肉的洋釘，像光耀奪目的光燈，我忍不住一跳坐起身來，却看見女人偏身坐在朋友的膝上，兩個人構成一個“子”字，忽地一轉身又變了個“互”字。兩個人頓住了口不說話，却又吃吃地笑，男人的手圍住女的腰，女人的手斜抱着男人的肩。看我起來之後，朋友却抱了女人走到牀邊沿來坐了，在我旁邊，我正好看見了女人的頭面。

邊烙得蜷曲的短髮齊到項頸邊，前面掩住了額角也掩住了眉毛，於是一雙眼睛像掛在頭髮上，樣子很是特別。那眼梢向上微斜，含有一股殺氣，眸子也不澄明像一缸死水。塌鼻梁的大鼻子，把那小方臉壓得生氣全無，耳

朵又小得可憐，偏裝貼着一對大耳環，更顯得粗俗。那口嘴也奇怪地大，脣上塗的血紅的胭脂已經鬧得一塊黑一塊紫了；就是面上搽的粉也乾剝下來，像長久不修的敗壁，把他粗糙黃黑的皮膚本來面目加二襯了出來。口中却得意地哼着小調，揮動着手，也跟着調子搖動她的身子。借着這手揮動的餘勢，她在我肩頭上搭了一下，算是打情罵俏的意思吧，說道

“你爲什麼不說話呢？張先生！”

我的姓已經被朋友說給她知道了。她倒掛着頭髮，像宰過的羊，倒了頭看着我，張開着口，下巴指着牀頂，電燈的光線滿浴着她的顏面，那雙眼像一頭幽閉在欄柵裏的狼；我曾經在動物園裏見過的狼，正是這個樣子的。她第二次拍我肩頭時，我真是忍受不住了，我離開牀而另外去找了一把椅子坐。這舉動却驚動了我朋友。

女人還纏我的朋友，他却推說有事，和朋友有約，也許過一刻再派人來邀她。這好話方纔把女人說伏，很客氣地跟出來說一聲再會。在先朋友把多少錢向女人的手中一塞，雖然我看見却不知道數目。

我逃一般地奔出那屋子，走在看見星的天空的路上，才深深地透了一口氣，涼爽的夜晚，沁到我胸中，十分感着爽快。

夜深了，空氣就靜去，更帶了些春寒，我也把頭埋到領中，自然聳起了肩膀，跟了我那識路的朋友走。這是靜寂的街道，路燈也是沈沈欲睡的樣子，沒有一點人聲，除了昏暗裏面有幾處透出來打牌的聲響之外。在轉灣角子上，看見一個巡捕，獨自在走來走去，消磨他的長夜，等待着來調班的。看出去全是夜色茫茫的長路，兩邊也只有沈默的垣牆樹籬和閉上的大門。只我們二個人的腳步聲，打破那睡一般的沈寂。在馬路上通過。

“喂，現在什麼地方去呀？儘走總不是事。”

我實在還是因為走不動路，所以叫住了我的朋友，問他個究竟。他回轉頭來對我笑道：

“走也是沒辦法，這裏又不曾有可坐的車子。不過這回總同你到一個好玩的場所去吧，還是你希望去找一個客棧睡覺了呢？”

“對你說我是不知道的，不過像即刻那些地方還是

去的好，還是去旅館睡覺的好。”

“但那還是中等以上的地方呢。帶你到再醜陋的地方去，你到怎麼辦！”

“那不在地方的怎樣，我們的見解是不能受庸俗支配的，即使下等之下的地方，也許有很好的興趣。”

“這也許有的。那麼你喜歡去麼？”

“這是要看你能不能領導了，如果有你伴着，我什麼地方都可以去的。”

“可是我却怕去。”

“那也沒法強制你，本來原說什麼都由你安排的，少閑話吧。”

好容易，我們找到了二輛車子，才把走得很疲乏的腿再休息一下。車子拉我們經過陰暗的小街，又穿過光亮的大街，又沿着淒涼的大路，再轉冷靜的小街裏，停住在一家門的門口。門還開着，門燈上亮出一個紅色的王字，裏面像客堂間的也電燈輝煌着。這街中只有這一盞明亮的門燈，別的人家都睡靜了，從外望進去時，像龍宮的入口處掛着一顆夜明珠，長長的街道滿浴着路燈的幽遠的青

光，真像靜穩的海洋。

跟了朋友走進那家，一眼看去像一戶普通的住家，我疑心他這樣夜深爲什麼還有心思來訪友，又奇怪那人家爲什麼這樣夜深還不睡。房子像我朋友做區大學教授的C君一式，底下的客堂間佈置得更加相像，對着進門來的人是一幀裸體女像的西洋畫，旁邊的壁上却掛了一副六尺長的七言對聯，天然几前面照例一張八仙桌，半邊放一堂椅子，另半面却是通路。

“周先生，好久不來了。”

一進門，坐在客堂裏椅子上像女傭樣的人就來慇懃招呼，他是略爲酬答一下就直衝進去，路徑熟識的樣子就跑上樓梯。我跟在後面，女傭也接腳跟上來，喊道：“前面房間空着的。”

走進房間就坐下，女傭已站在面前請示了，却也先有幾句應酬，這就因爲中國是文明古國。什麼都要講禮節的。

“今天不知是那一陣風把周先生吹得來的。”

“閒話少說，這一位是張先生，他特地來見識見識，請

你想法介紹個好的給他。”

“啊，張先生過來，我們自然要格外巴結的。”

“那麼，到此地來的，反正總是那麼樣一回事，快去辦來吧。”

“是的，不知張先生是喜歡怎麼樣的人？還有你周先生今天招呼誰來伴伴。還有你們是坐坐的還是要宿的。”

“這也不能一定了，要是看中了宿也難說，否則就坐坐也不妨。”

“是了。那麼你叫誰呢？”

“誰都行。倘使春花有工夫，叫她來吧。”

“張先生是怎樣喊一個呢？總要有一點影子，我們才有把握。”

“總之，漂亮些的就是了。”

“呸，知道哉。”

女傭就退出去，却又捧了一壺茶進來，倒了兩杯放在桌上說：

“請用一杯茶，寬坐一回，就喊去。”

房間裏又只賸我們兩個人了。

這回我仔細看房間裏的陳飾，倒也是紅木的傢伙，紫檀的案桌，窗前垂着厚厚的帷子，衣櫥上嵌着大鏡子，照出了我似笑非笑微苦笑的神情。後面一張金光燦爛的銅牀，也鑲着大玻璃鏡，那潔白的牀巾，紅花金地的被子，映在鏡中，構成一張對稱的圖畫。牀前面的桌上，檯燈一對，却只有一隻放光，透過了那乳濁色的青罩，光線更加柔和可愛。朋友坐在椅中抽他的香烟，仰頭看着天花板的塵灰，微笑道。

“這地方，你滿意了吧。”

我真也想不到外邊並不十分奐美而裏面到如此精緻，心裏很是愉快，想在這樣地方，來的人必然能與房間相稱的。

“佈置到很不錯，我看這幾幀畫多有意思。”

我指着壁上掛的架框。那是幾張俗氣的西洋愛情畫片，無非描出人的肉體美和接吻抱擁種種的姿態，在這時候這地方却也不嫌牠粗俗了，反而覺得很有意思似的。我看完了壁面，再看到桌上，那把茶壺也是潔白的西洋貨，放在我面前茶几上的茶杯，却是日本製的上等磁。我

便順手掇了茶杯，正要放到唇邊，實在已經許多時候不喝水了。朋友却連忙牽住我的衣袖道。

“留神！”

這使我吃了一驚，連忙把茶杯放下，問他爲什麼緣故。他說：

“誰知道這是乾淨不乾淨的！”

我也並不十分笨，知道他這話的意思是怕有什麼病毒之類會傳染。這樣，把我正在散漫開去的心又一振，像在將溶軟的鉛，突然加進了陣冷氣又凝固了。這裏也不是安樂鄉，這裏也有許多不能安心的地方。正在這樣想念中，女用人進來回報說。

“來了！”

門帷一揚，就進來了兩個女人，低了頭站在門口，像上屠場上去的羔羊，正是放在俎上任人宰割的鹹肉。平常我每每聽到人提起鹹肉，不知那是怎樣的一種東西；總以爲那是像醃過的一種肉，是腥臊又污穢的一種東西；但現在目前出現的從外表上看，還同樣是人的肉身。

低頭也不過是一瞬間，看見了是認識的人便像小青

蛙一般地跳進來。

“啊，周先生，好久不見了。”

“周先生，好久不見了。”

二個女人同時說，我的朋友連忙招呼應答，做出一臉孔的笑。

“春花，你近來好。”

“周先生，近來是很忙吧，好久見不到。”

“那裏話。秋月，你坐。那一位是我的朋友張先生，剛從南京來，請你照應照應。”

“是我才要你們先生照應照應哩。”

“張先生在南京做官的，還沒討老婆哩。”

“嘻，真的？張先生南京好白相麼？”

“南京自然也有好白相的地方。”

我順口答應了她一聲，也不否定朋友胡謔的鬼話。便仔仔看看那兩個人了，說鹹肉，究底是怎樣的肉呀？

叫秋月的到是名副其實的秋月，面孔團團像一輪滿月，頭髮是剪去了的蓬鬆，披散着便是烏雲趕月，五官也還生得端正，可是缺少秀氣，是全身的俗相俗肉俗骨。胖

胖的身子，肥肥的面孔，一毫也沒有表情，笑時也看不出她的欣歡，說話的聲音也沒有韻節，也沒有姿調，總之是一個極平凡的女子，却來挨着我肩下坐了，算已經有了我朋友的介紹。一面我的朋友早已在牀上和春花扭作一團，吃吃地笑個不住。

春花也像是十八九歲的女子，也是剪短髮穿旗袍的時髦派中人，相貌也平平地沒有什麼出奇驚人，却倒在牀上和我的朋友講個不住不休。兩個人頭交着頸，脚交着股，臂膀相抱着身體，斜臥在那牀上。我却沒有什麼話來同秋月講，只是呆呆地坐着，她也像不很會應酬，並不多說話，只偶然問一二句，上海來過幾回？什麼地方白相過不會？……

房間裏的電燈火，必然在嘲笑我了，牠也不像先刻一般明耀，我也不懂爲什麼像身上有些不安。灰白牆壁上反射出他們格格的笑聲，鏡子中照出秋月無表情的臉，兩種絕對不同的空氣，在一室中混流。在不曾接觸過女人的我，她們全個的肉身都是神祕，我要打破這神祕之一角，把弄一回女人的手也好，脚也好，嘴臉也好，胸股也好；但

我像在主人的兇眼監視下的饞貓耽視着魚腥，我總沒有胆力去模倣我的朋友。

於是我的眼，又不得遊行於全室內的各角隅，想找出些特別的東西來，解解心上的紛悶。無聊之中，眼睛又被那茶杯勾住了。

“危險！”

我心裏禁不住要喊出來。這些人是病毒的培養者，傳佈者，媒介者啊。我回頭看兩個女人，是變了一種眼光了，坐在一個女人的旁邊，旁着她的半個身體像異樣不舒服起來。這時我朋友恰好從牀上坐起來了，一手扶了春花，並着肩。

“你們爲什麼真像新成親的夫妻一般大家不開口呢？這樣斯文。”

這他打趣的話，我聽了胸中像要作嘔一般難過，險得把夜飯都嘔了出來。但是他還不曾知道我的心狀，又加添一句：

“啊唷，思得來，阿拉個媒人做成功哉。”

也因爲秋月說了一句，所以湊他成了這一句話。我去

是再也忍耐不住了。

‘不早了。要去哉。你如願意在這裏，讓我一個人先回去吧。你們真像有點難分難捨。’

“去，要一同去的。那麼你決定不再坐了。”

“是的。時候的確不早了。”

秋月春花已經站起來披上了她的斗蓬，朋友交她們手中一點東西，她們道了一聲謝謝出去了。我們也就走。那地方的女用人還慇懃地招呼：“爲什麼就去了，再坐歇去吧。下次再請過來呢。”

“來，自無還來哩。”

我朋友回答着，跟我走下樓梯。

這晚上，我們找一家旅館住了，因爲很疲倦，一倒頭就呼呼睡去了。也不會做什麼好的夢，或壞的夢，醒覺轉來已經是十一點鐘了，總算還是上午。不曾起牀，我們就談了，談昨晚的事情。

‘昨天晚上總算受了你的騙，跑來跑去很辛苦，一點有趣的事都沒有。’

“那裏，這是你自己不好，擺出了一副孔夫子面孔什

麼會有趣，趣原要你自己努力去發見的，這不像吃的菜着，可以裝在盆子裏捧出來的。”

“這些地方我總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那全是主觀的說法，你以為有趣有意思，就發生興趣了。天下本來沒有絕對的是非好壞，在那些時候，就得看做逢場作戲一般。”

“但是你像真感得有興味呢。”

“也許如此吧。不過到那些地方去原是為求歡樂，而像你樣去而不歡樂，又何必呢？何必多此一舉。你實在像故意去找不歡的。”

“但是實際感着不歡，又有什麼辦法。”

“須得要他歡樂起來才對。什麼歡喜等等全是心理作用，你可以自己作主使牠歡樂的。”

“那麼，你的歡樂，是自己做出來的歡樂麼？”

“為什麼不是呢。”

“但是我不成功，我對於自己的心不能作偽的。”

“所以你不行。人是原來沒有什麼心理精神哩種種東西的，什麼事情都是由了鼓動和宣傳的力量而轉移。我想

第一你先須要造成自己鼓動自己的力量。’

“不過昨天那些地方，真也沒有意思，從靈從肉無論那一方面說，都是不徹底。”

“所以現在是尊重靈肉一致啊。不過今天我同你到一個徹底的地方去見識見識吧，那或者是你所喜歡看的地方。”

“好的，我總得看着一處可以看的地方。”

這一個回答，分明因為我還有做那篇小說的野心，我還想去訪求屢樓的。

這一天夜晚，很早吃了晚飯，七點鐘已到了燈火明耀的新興街北四川路。這差不多和南京路有同樣的氣派，也是行人交織，車馬如雲，表出了都會的夜的特色，我仍是跟了朋友走，他却沿了電車道走去，看看各店鋪的窗飾，很洋洋自得的樣子。

舞場，咖啡店，酒樓，旅館的新在這街道兩傍設立的很不少，在路上就可以看到截髮洋裝穿着高跟皮鞋的舞女，像蛇一般蜿蜒地在人羣中遊走。這路上又是電影場頂多的所在，正當電影散場時，一對對的時髦和不時髦的

青年男女，老年男女，都攜手並肩而來，惹得不是成對的孤男怨女羨慕哩，咀咒哩，像車輪下的塵灰心轉個不住。看女人，却正是一個機會，我疑心朋友的用意是在這一點的。却不道他轉頭來對我說。

“這一邊有些國際市場 很可以見識一下的，西洋人，日本人，自然中國人也有，全是些肉體另賣的，你仔細看吧。”

“你認識麼？”

“認識也認識的，不過會有人帶我們走。”

這的已經有一個上海人叫做瀟三的，站在我們傍邊做奇怪的手勢，問

“帶去看看可好？”

我們就跟了他走，馬上轉入一條小街，是頓然變換了一個世界，像海底點了電燈一般地幽靜，雖那小街並不十分清潔，也偶然有一二個同樣是來探檢的人往來。說探檢這的確是可以叫推檢了，像沙裏淘金一般，像坟中探礦一般，我們跟了那領導的人去探去掘。

每到一處地方，每進一家門戶，像去闖一個十姊妹的

烏窠，總是許多女人，關在一間房裏，白白的粉，紅紅的胭脂，滿塗在嘴上臉上，穿得單單薄薄的，顯露那肉體上頂美豔的部分，各式各樣的裝束，表現出各個人極美的方面。大家同坐在靠牆的椅子上，或圍着一張桌子，有的相互談着天，有的曼聲唱歌着，都是喜孜孜樂不支的樣子。當我們排扉而入，進去時，她們都滿臉堆了笑，嘻着嘴說：

“請進來！坐坐。”

大部，我們不坐的，只站着儘瞧，她們也盡量讓我們瞧；這時，眼睛真忙極了，要在同一時刻極短的瞬間，看許多都是具有誘惑性的女人，去判定牠們的優劣，行一種探決，這實在是不容易。頂便當的方法是採取總否定了。所以我們總是站了一回，看了一回，便回身走出。這時，也許有些不好聽的聲音，從我們身後追來。

“豬彘，阿屈死！”，

但是我們並不感到是受了侮辱，女人原是有一種打情罵俏的，那些可以看做等於請你幾位下次再來玩的應酬話。她們住的地方，像是仙宮，她們是樹林中的仙女，

故意顯露了色相在塵世中遊戲一回，原是來感化人世間點悟人間的。雖則地方是在小巷陋屋，仙女總還是仙女。

……

我正在這樣想，却又是走過一條小街，在一處咖啡店的玻璃窗中，一個西洋婦人頻頻向我們招手，嘴裏也不知說些什麼話，我們急急逃過了，雖則她不致於像四馬路的野雞那樣的來拉你。這樣益加像童話中的世界了，有本國女仙，又有外國的女仙，必定是極好的一張仙女圖。

這北四川路一帶，就是一個仙女國。我們真個走了不知多少人家，這路徑的曲曲折折，真像是一座迷陣，沒有識路的領導的，走進去便回不出來的。真想不到有這樣的一片奇境，我竟有點頭昏眼花了。於是弄得光彩更加繽紛，景象更美麗，女人全都成了美人，房子全都成了仙宮，我想真個是蜃樓出現了。

蜃樓既然出現，我須得把捉住那個實相，我就可以寫出那篇小說，我就可以一躍而成文壇的大家，就成為中國的名人。我一定要窮究這仙宮的秘奧，我每到一個地方

總想坐定，總相看看仙女們的生活，總想領略那做神仙的滋味。但是我的朋友總不肯停留，總不肯坐下，總馬上回身走了，總討了人家的幾聲嘲罵。

最後，因為我們東也不對，西也不坐，那個領路的也不耐煩了，就說領我再到一個頂好的地方，再不行就沒有辦法了。我又跟他曲曲彎彎地走了一條弄堂，到得一家門首，特別是閉上大門的。那人敲門，裏面有人問，才得進去。走上了兩級樓梯，却不見一個女人，而全是關閉着的房門。來一個人領了我們走到了一室的前面，他開了門的鎖，在眼前，我們看見了一個又奇的奇境奇景。

是半裸體的女人三個，前面生着炭火所以不怕冷吧，都坐在席鋪的地上。那房間是日本式的吧，所以是適宜於席地的坐的。在她們身後就放着堆疊的綿被，那紅綾的被，反照得女人皮膚很美觀。三個女人坐在一塊，都低頭沙默着，當門開時，都抬頭，都不自然地裝出笑容；但是我們站在門口不敢進行了，那個開門的人却一手把住門守着這通路。幾分鐘之間的沈默，我們逃走退却了。我看見的是幽禁着的罪犯，是地獄中的一境，是令人驚心動魄的

一景。

這一來把仙妙的奇境打得粉碎，給了領導的幾毛錢，我們回寓睡覺了。

我仔細問那老上海的朋友，知道那些地方，就是所謂國際市場，是給來來往往的輪船的水手們水兵們滿足肉慾的，並沒有一定的時刻，也沒有一定的價格，而營這一種生業的，各國人都有。據說詳細的情形他也不知道，我也就沒法子更詳細知道了，但是也沒有再詳細知道的必要。因為我已知道那裏不是蜃樓，就和我所要知道的沒有關係。

費了二晚的探檢，費了一天的休息，結果只疲勞身體，污濁了精神，看見了人世間頂醜惡的事實，直面實社會的黑暗面，——腳踏實地那裏去找得到虛空縹渺的蜃樓。我想，我是錯了。要找蜃樓須於海濱，須在近沙漠地方，都是要須少人跡的地方，在這樣人口二百萬，繁華冠亞東的上海那裏會有，會有就不成其為上海了。而況蜃樓原不過是虛無縹渺之境，詩人可以向壁憑空捏造出來的，要腳踏實地去探查根本就錯了。

但是我們做人的，又那能一時一刻離得開地面，所以這世界上根本就沒有蜃樓可以存在。這世界上沒有蜃樓，要由實地踏查，我便做不出那一篇小說，所以只做成了一篇這做不成的小說，自然這不是小說的小說而是非小說的小說。

十八年四月。

舞 場 之 夜

虛 白

遞換的光，透明的裝，暗香輕颺，樂調瘋狂，一對對那兒像了人模樣！

悄悄兒笑，輕輕兒跳，抱着腰肢飄飄兒嫋；如虹，如龍，潮般的樂聲挾着鮮花對對兒湧。的確，那不是腳，是水面上蝶影翩翩撲；也不是腿，是花叢裏燕舞翻飛對；腰兒瘦損，在肥臀上擺動輕盈，是一朵朵臨風搖曳的花堆錦；藕臂兒蜿蜒，粉頸兒低偎，眼兒迷魅，唇兒擠；海般柔情，浪般溫馨，裹着琴韻鏗鏘，歌調輕清，把這一對對沉醉的小魂靈，推送到世外神仙境。

沉醉和幻覺本是毗連的園地，我醉眼朦朧中幻現了

又一個景象。

這些活皮下包裹着怎樣神秘的東西！白森森，冷冰冰，燦閃地跳出了一粒粒燐火青葵。綿軟的肉，柔滑的皮；靈活的媚態，妖嬈的舞姿，這一切是圍繞在遠山頂上五彩的烟霞，可是永遠不變的真相祇有這一架石根般的肉殼。星一般的眼，底下是一對淵深的窟窿；玉一般的鼻，底下是一個不等形的黑洞；嘴，闊而長，直通耳根；下顎突出，永遠是笑的臉容。蒙着皮肉的架子裏早帶上了死屍的模型全副！

瞧，他們奮興地跳，忙形地叫，趁着一瞬間的熱情，要埋葬那悲哀情調。燈閃爍，影憧憧，來去匆匆，祇怕夜短日升東。衣袂寒風透，吹骨颼颼，快攔住了走，別顯出抖擻。酒瓶兒畢卜，酒杯兒丁當，借着這火酒高粱，添一些生人模樣。

管他是骨，管他是肉，祇要是個人，我就心足。來，大夥兒來，這兒是無遮大會，是忘情天國！肉氣，酒香塞你的鼻；樂調，人聲聾你的耳；色采，脂粉盲你的目；滑潤，豐盈鈍你的觸；鼻塞，耳聾，目盲，觸鈍，一切感覺失掉了本

能，這纔是澈底的人生享樂。

舉杯，大夥兒舉杯，且盡這片刻的歡娛，誰管他是骨
是肉！

十八，四，二日。

北美印象記

廚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實洋六角

原作者是日本最偉大的散文作家，用他尖利的眼光，深刻的同情，細膩的筆法，把美洲男女老少，貧富貴賤的一舉一動一事一蹟活活的現在紙上，同時對照了日本的現社會暴露了他祖國的醜態惡形，公諸于世，和日本鄰近而情形相去不遠的中華民國也得人手一篇。

賭錢人離了賭場

浩 文

你又來了，以屏。上次輸光了不算，還要寫篇文章，可就錯了兩處；明明二五配三六，你叫他野五，明明是多幾個窟窿，你却說是少。真是胡鬧，搗蛋，欺人外行，可惡！

朋友，這不能怪我，也不要你說是排印人的錯，校對人的過，你得怨你自己不懂藝術；這是一篇賭錢人寫的賭文章，你先得了解了賭錢人的頭腦，脾氣，長處，缺點，換句說，你先得有賭錢人的靈魂。

那一個賭錢人離了賭場有在賭場上一樣精明，單看梳頭的李媽，挖花算賬她最快，她祇眼睛一瞟，就知道你

算得錯不錯，算她自己的牌更值得佩服，唸出來，有調。口齒嚮亮，咬字準，腦子裏不用思索，簡直像是清溪的流水。你不信？聽！么三金對六百四，六百四加三百二，九十六，加四十，一千；三百二三百二六百四，六百四六百四一千二百八，加三百二千六；八十八十一百六，一百六加四十二百；三百二，四百；千六一千二千六，加二百二千八，加四百三千二，白皮三張三百三千五。三千五百道！最後一句多有勁！多得意！抖極了！這片賬還容易算，要難的有，就總難不倒梳頭的李媽。要她算旁的賬可就糟了。那天贏了錢買了一件衣料，一斤花生，兩毛錢瓜子，又加上去的電車錢回來的洋車錢，晚上簡直合不起賬來。這就是說賭錢人離了賭場總沒有在賭場上那樣精明。

你別笑我一講到賭字，就精神抖擻。萬事總瞞不了你，我近來越覺得賭的偉大。不必自己說，我且譯些Paul Morand 的話給你聽聽——人們祇講賭博的貽害，却少有人注意到牠所造就的美德；比如自主力，自信力，樂觀，毅力，神通，與肯盡心做他愛做的，都是打賭博中訓練出來。牠後面更有一種看不見的偉大的推進力，那便是

幸運，這是機會與烟士披里純的妹妹，詩與天才的母親。原文文筆的美妙，當然得由你自己在原文裏去領略；我的譯文祇能對你講賭的偉大，牠有顛倒天下男女老小的神通，任你是彌陀佛，任你是狐狸精，還是及不到牠。

我真愛賭。在先，牌九是我的性命，搖寶是我的靈魂，麻雀挖花是我的情人，最近又愛上了三十六門，一天不摸就手癢。不瞞你說，中國人閒空下來實在沒事做。雖然天下沒有不賭的國家，但是他們那裏叫你去的地方究竟多。你愛藝術更有處消遣；什麼文社畫會他們亦容易團結得起，不像我們貴國要開個古董展覽會還得用‘汾河灣’‘妹妹我愛你’去逗引顧客。戲院子的生意倒還好，但聽戲的一半是賭客；賭場要夜深才熱鬧，早去了亦單調，在家裏等又無聊；戲院子十二點半散場，正好。

有汽車的當然快，灰色的柏油路向後流著，一忽就到。兩扇大鐵門是關著的，關得緊，門縫都沒有，誰知道裏面有幾百隻汗濕的手心與幾百隻喊乾了的嘴唇。

車到了門口，別作聲，裏面自會知道。防風的先開了小洞一張；要常來的車肯才開門。一進去又有一重門，

你得把車停了，讓防風的再來估量你的人，認識的才把第二重門打開。一進第二重門就是第二個世界。打自己汽車的大燈的兩道光裏，是密層層停著的人家的車子，有許多是我們在馬路上看見而豔羨著的。那輛淡黃的Rolls Royce在這裏，淺灰的Packard 棗紅的Buick都在這裏。靜靜地匍伏著，像是明陵前的石人馬，不，更像是古墓旁的老松柏。車子轉過去，方看見蓋不過十六或是二十五枝的電燈，停下來，再打一個招呼，賭場裏來了。迎著你的是籌碼的聲音，這裏是牌九桌子，這裏是搖寶。我還是找我的新相知，三十六門。

‘今晚上什麼號頭最好？’有熟人總問這句話。我愛的是十九，十六，十五，二十一，反正都在中十二門。人說賭一半靠運氣，賭錢的人總覺得還有一半靠自己的手段，手段就是門路，新名詞叫做科學的方法。誰都有他自己的科學的方法。誰都相信他自己的最好，最穩，最有把握。我當然相信我自己的。把一塊錢坐單位：中紅六塊，十六號一塊，十六十九三塊，十九二十二三塊，二十二二十三兩塊，十四十七兩塊，二十五兩塊，三十六兩塊，二十一

二十四三塊，三十五一塊，二號一塊，二十五一塊，四號一塊，三十三一塊，六號一塊，三十一號一塊，八號一塊，一號一塊，再補一塊錢圈；三十六門我有二十個機會，本錢一共三十四塊，開出最小的還贏一塊，開出十六號可就有一百五十塊。誰說我的法子不合算！勝敗雖是兵家常事，但照了我的法子再輸錢那亦真是命裏注定的了。第一天我贏了七百；第二天又贏了四百；第三天沒去，究竟把風頭冷了，第四天去送了二百；又不肯停手，第五天又送了三白；第六天又送了五百，今天是第七天，再輸了可要輸到肉裏錢了。不再算賬了，越算越輸。賭錢最忌是算。

話說遠了，自己又和自己矛盾起來。本意是要劈清上次那篇‘賭’說錯了點子，理由是賭錢人離了賭場沒有在賭場上一樣精明，舉了梳頭的李媽做個例；末了講我三十六門的方法，却說得頭頭是道一些不錯。二千多字簡直是白說。算了吧，我又要去賭了，文章等贏了錢再做。

長篇小說 **銀 蛇** 章克標著

實 洋 八 角

作者章克標先生大努力的結晶，也是他最近的雄圖，全書三部，都三十餘萬言。只從分量一點上講。已經足以壓倒一切了。就內容說，結構的慎密新穎，描寫的婉約優麗，敘述的活潑生動，作者有他無比的藝術手腕可以保證的。而且他的藝術良心的銳敏，和謹嚴虔誠的態度，使他小說的品位益加增高了。具備這樣的優點——若疑心我們在吹，好在書已出來了，請看吧。

你躲避我麼

郭子雄

你躲避我麼？不必，不必。要我不見你，很容易，很容易。我可以不來同你講一句話，拉一回手，在你的生前。也不來你的墳前，獻一柱香煙，奠幾杯酒醴，在你的死後。倘使你有命，我可以打轉我的舵。好像你的帆，我的帆，永遠不在海洋上見一面。你真不要看我麼？可以，可以。我會像烏雲裏的火電，躲着，躲着，永遠不在你的眼前打閃。要我同你隔絕麼？也不難，我可以同你分手到另一個世界，死也不同你葬在同一個墓園。如其我的影子還在你夢中作怪，那末，你可以把它趕開，趕開到腦海外。像一朵蒼白的薔薇，將它揉碎，一瓣瓣的分散，拋在塵埃裏，不

許它再開。

早上，當着朝霧未消散，太陽還沒有升起的絕早時分，你便起來了，烏鴉似的出了巢。在曠野中，在雲層裏，在屋角上，喊，喊，叫人家起來。你亂飛，亂喊，亂叫，沒有固定的踪跡。要尋你，比着孟姜女奔到萬里長城去尋萬喜良的屍骨還要難。你有時也偶然的出現，在我的眼前：一瞥間的誘惑——黃花似的開。但謝也容易，去了，有時你頭也不回。望着你的身影，我丁甯，丁甯，又丁甯。再來罷，莫忘了我。在月明時分，你好來，路上連燈也用不着點。在晚風裏，在灰暗的夜陰下，我的淚像夜露潑潑的堆上蒼苔，哭我的孤單，哭你的負心。白天裏來到你的家，每回都是空，只看着微風拂着你的窗幃動。除此之外，你的書，你的筆，你的墨，你的桌，椅，都淒然，默然，在塵埃裏。恍惚向着申述它們無主人的悲哀。我是你日常的友伴，也應得對它們親切些，別太他把它們看得太輕了，也別讓它們太寂寞。你是烏鴉，我說過，但烏鴉到了紅日西沉的時候，都知道回巢。你不看黃昏時，那天空千萬成羣的黑影，都會點點的落在疏林間。就像江湖上影影的晚帆。到了

天黑時分，都知道靠岸，靠在淺灘上，靠在蘆花裏，靠在荒村的角落處。而你，却非到夜已深，人已靜，燈火已滅的時分不回去，好像一回去就有天大的禍臨頭一樣。晚上，我不敢來看你，怕驚醒了你的睡夢。早上，我只能憑着窗台，從朦朧的朝霧裏觀望你的黑影，一閃的過——黃花似的開，黃花似的落。

你獨自去了，春天。我望着，最初是桃花還沒有怎麼開，接着它開了，開透了，紅，紅透了，而你還沒有回來。我夢着你，在湖上。我招手，你不回，去了，我呆眼望着你的船消失在茫茫的煙水間。回來了，是你。還好，‘希望’不曾哄騙我。你看我，瘦了，瘦了。在門前的池水裏，我照見我的身軀，像柳一樣的瘦。憔悴了，再不似昨天。“誰來憐惜你？”病弱的身體，像一朵開繁了的白蓮，在秋風裏支持着殘餘的生命。快要凋零了，也許今夜就有西風來結束你。死罷，一瓣瓣的，落，到風裏，水裏，泥裏。枯萎，腐濘，化成灰，變成泥，從此再也不看見一點踪跡。好，要這般纔好。感謝你，勸我，說：“你要珍重。”爲誰要珍重？生命本來就輕得很，讓它飛去罷，像一片鴻毛。

“你太淫了。”這是你給我的教訓。“什麼叫淫？”我問你。“淫便是過分。”你回答我說。是的。過分便是淫。我太過分了麼？這倒不知道。花太紅了就要變顏色，太開了就要落，月亮太圓了就要缺，人太親密了就要冷淡，柴火太燒紅了就要化成灰，你說。可是，我問你，痛快的死不比苟且的活好？你太拘謹了朋友。“淫。”這字面多有趣，一陣肉的香，一股美人脅下的汗，鮮花似的透進你的鼻。如其我是一朵花，我不怕落，只要我曾經有過十足的開。如其我是一輪月，我不怕缺，只要我曾經有過分外的圓。如其我是一團火，我不怕燒成灰，只要曾經有過一度熊熊的燃。我對你太親密了，許是的，但請你得原諒我的癡，迷，醉。你給我的那一根金練，已緊緊的縛住我的心，怨我癡麼？早就得責備你自己的不是，誰教你當年春風似的把我吹醒，從冬的權威裏融化了我體上壓着的積雪，又讓我得重在泥土裏翻一度身。化一根青的藤蘿，蔓延，蔓延，盤住你，像一條蛇——可是它并不咬你。盤得太緊麼？你說罷，放鬆點，也不妨，何苦忍心的說我過分，說我淫。

其實，淫也並不是怎麼了不得的罪惡，過分了一點，也不妨。你不看那泣血的杜鵑，當着暮春時節，它叫，它拚命的叫，一直到叫出血來，不太過分麼？但這點正是它的真誠。六月裏的夜鶯，在林子裏，一遍，兩遍，千萬遍，反覆的，唱，不太過分麼？但正是它是本分。人也得要這樣，纔可以表現出生命的偉大。要熱，就是熱到底，像火一樣的熱，像太陽光一樣的熱，像處女私奔的情一樣的熱。要不然，還是冷好，冷，冷到底，冷到比冰還冷。但你却並不這樣。當着我在絕望中輾轉的時分，光明的希望本來已經斷絕，而你又在黑暗中把我抓起，給與我一線明的光輝，我欣喜，正待向前去，但眼前的光輝又立刻消滅——黃花似的開，黃花似的落。我是一株樹，長在你生命的園地裏。如其你不高興我長成：生出碩大的葉子，開出碩大的花，結出碩大的果，你可以取出斧頭來，把我斫掉，連根子也拔起，不要留給我一線生機。這是你的自由，你有權把我生，也有權送我死。可是你却要我受罪，不要我生，也不要我死。有時你給我一瓢水，分外的恩賜。有時你讓我枯槁，讓我的葉子焦，這又是你的刑罰。還說

什麼？

我爲你犧牲了，我和平的心情，我追求的理想。弟兄的愛，朋友的愛。女性的愛，都拋在一邊，黃金似的光陰我當作水一樣的潑，也不管什麼是黃昏，什麼是黎明，什麼是秋，什麼是春。但得我能夠使你歡樂，什麼事，我都可以做：殺人，放火，把自己的頭顱碎成粉，骨髓化成灰。事實擺在我們的當前，我與你都不容否認。而你，真能有一絲一毫的明白我麼？你要去，隨你到什麼地方，去做什麼事，我都贊成。可是你不要忘記了，也看了上帝的面，把你自己的快樂犧牲一點，爲了這世界上一個可憐的人。你不能，我也不敢說，怕的是個人的偏見損害了你的尊嚴。就是這樣罷，自己走錯了路，要怪，也得怪自己。我明白了。原諒我罷。

還記得麼？在高樓上，在月明時，在去年新秋的夜晚，感謝你第一次坦露了你的胸襟，也把我這樣無足輕重的人，看做了你的朋友。是假？是真？那情景。回憶的甜蜜，甜蜜的回憶。從相互訴說着各自的衷曲裏，我深深的感到一片不平凡的和諧：人與人的默契，風與樹葉的交響，水

色與月色的融合。接着，往下去，是秋深：蟬兒停止了叫，葉兒片片的在地上飛，像一支敗軍，往着東西南北竄。緊緊的，還有西風吹，斷斷，續續，一聲聲，是秋蟲，在敗草裏叫，誰也不能睡。冒着霖雨，我來到你的跟前，黃花似的，又一度在你的園裏開。但你忘却了最初的約言，把我趕出去，享受我，一杯閉門羹。好像我是一個賊，會偷去你的心；好像我是一團墨，會玷污你的清白。浙瀝，浙瀝，街頭的秋雨，眼底的淚，一樣的落，兩樣的響，有輕，有重，有大，有小，有冷，有熱，一個來從高遠的天空，一個來自靈府的源頭。究竟，這眼淚，是白流了麼？我不知道，還得來問你，你說罷。

再往下去，是冬天。凜冽的北風，捲着沙塵，連着遠遠的車聲，海濤似的在地上喧騰，春天的榮華，夏天的壯麗，秋天的燦爛，都埋葬了。沉沉的，全是死。墓園裏的白楊也凋完了，只賸有腐爛的木葉，掩埋着死了的秋蟲。你與我那僅存的默契也消失了，過去的，全是夢。黃花似的來，黃花似的去，不曾留下一點痕迹，是我錯，我看見你，在路上，我點首，你不答。去了，我叫你，又招手，你還是不

答。我只能望着你的身影丁甯。接着，我也死了，像敗草，像秋蟲，像焦了的葉子，一齊倒臥在地上。當着北風把夜雪吹到了人間，我們的墳墓也有了，不要碑，不要銘，不要紙錢，不要花圈，不要祭奠。潔白的衣裳掩飾了罪惡的身軀，悄悄的去，是我。

和暖的春風吹回了江南，枯枝抽出了芽，草衝出了土，蟲兒又在地上爬。你也春風似的把我吹醒，又使我來到你的眼前——黃花似的開。但我又要去了——黃花似的謝。我們都好像太平洋上的白雲，偶然的在滔滔的綠水上相逢，聚了，聚了，又散了。又像那水上的浮萍，因了風的吹動便一度相逢，這是偶然，離散了，也是偶然。碰頭的時候用不着快樂，正是離散的時候用不着咀咒。人世間本來沒有不散的筵宴，有了青的枝條，便有落的葉子；有了開的花，便有繽紛的落紅；有了熱的火便有冷的灰；浪花有生也有滅；月亮有圓也有缺；今天的相逢也許保不住明天的離別。當着生命的船兒碰上命運的礁石，生固然好，死也是應分，用不着埋怨，埋怨也徒然。因此，雖然我手足都刺上了荊棘，但我并不怨恨生命本身，正若不怨恨

你一樣。你曾經給與過我許多的好處，但同時也把許多的好處給與過別人而不曾給與過我，在昨天我覺得悵惘，在今天我覺得坦然。我與你本來是兩顆沙礫，塞外的急風把我們吹在一道轉，無限中我們永遠的聚會了，無限中我們也永遠的分離了。人生的逆旅，招着我們各自去投宿，夜晚上在燈光下打一個照面，是偶然。到了東方發白的時分，最初是雄鷄一聲啼，接着我們又得肩上各人的担子，走上各人的路。也許我們將來還能夠再作一度的相逢，也許，也許會不能。你與我都是人生舞台上的傀儡，因了牽線的擺佈，使演出各式各樣的悲歡離合，請問：這是真的麼，所以，我想：如其過去的因緣是值得珍重的，那末，請你記着我，像記着你一個曾經經歷過的夢。如其我們的相逢是不幸的，那末，請你把我忘記，像忘記了一個無足重輕的人。這就是——

“假使你願意，請記着我，

要是你甘心，忘了我。”

花一般的罪惡

邵洵美著 詩集

平裝五角 精裝九角

邵先生的詩格，是輕靈的，嬌媚的，濃膩的，妖豔的，噴香的，狂縱的，大膽的——什麼都說得出來，人家所不能說不敢道的。簡直首首是香迷心竅的靈葩，充滿着春的氣息，肉的甜香；包含着誘惑一切的偉大魔力。真值得我們欣賞，讚歎，沉醉在他的詩境裏邊。

兩個偶像

洵 美

假使你第一次走進我這小小的書室，我一定要指給你看這掛在壁上的兩張畫像。

其實我便不指給你看，你也要看的了：這一只金漆木雕的 Laureate 的鏡框裏面，是一個美婦的半身，穿着件深綠的衣衫；桃色的嫩肉的右手攥著一枝黑筆，一端擱在她鮮紅的唇上；那似乎裝著水或是蜜的淡藍的眼珠，好像對我們看著。——不，她在對這茫茫的宇宙看著。——她大概是在找什麼默示。她左手持著一本書。我想假使她找到了默示時，她一定會永久不停地將這默示所賜給她的詩句寫上去吧。她的頭髮是赤金色的；或者有人說：赤金

沒有淡黃色來得動人，但是我以為赤金色而配着她這淡綠色的背景當顯得格外的和諧。這是希臘女詩人莎菲的畫像。

還有一張是羅瑟蒂畫的史文朋。他那碩大無朋的頭顱，他那散披著像拖糞般的頭髮，在這一張一色的印刷品上我們都可以看得出。他倆是我所最心愛的兩個詩人，他倆是我們所最崇拜的兩個偶像。

要講到我與他倆的因緣，那便須追敘到五年以前三月二十三的一天。現在且將那天的日記摘錄於下：

“這是我到意大利的拿波里的第二天。吃了中飯獨自走到國家(?)博物院。我的目的是去看 Venus 的石像的，但在二層樓上却發現了 Pompeii 古城的遺蹟。那神奇的 Mosaic，真是鑲嵌得完美得天衣無縫。正在那裏歎賞，忽然我的眼光被一種不知名的力吸引到一塊殘碎的 Fresco 上去。這塊 Fresco 直不過二尺橫不過一尺餘，但是那畫著的美婦卻似乎用她的看情人的目光對吾說道：走向我處來吧，我的洵美！——啊，我醉了！我木了！我被誘惑了！我怎樣走向她處去呢？走向她那裏去呢？走向她心裏去吧，她

的心是冷的。走向她靈魂裏去吧，我自己的靈魂也怕早失掉了。啊，我怎樣走向她處去呢？走向她那裏去呢？我急了！我恐怖了！我怨恨了！我想將她搗碎，但是那看守者不是凶凶他注視著我嗎？他怕早已看破了我心中的惡計了吧？況且我猶怎捨得下這個毒手呢？我想逃，但是脚已釘在地板上了。我真沒法了。我求上帝保佑，我求菩薩慈悲，但是那裏來的答復！我覺得周身又焚燒起來了。啊，我什麼也會有 Troy 一般的運命？我這時忽然想到我的佩玉。（那時我倆還沒有結婚。）她在祖國不是在想我嗎？她不是在盼望我歸去嗎？我離國的一天她不是便開始盼望我歸去了嗎？她當然不知道我現在這種情形吧？她知道了又將怎樣呢？怨怒吧？憐惜吧？妬恨吧？我於是覺悟了，懺悔了，明白了。說也奇怪，我心中這樣在想，我頓時恢復了我的神志。我在的是博物院，不是迷宮吓。但是她是誰呢？她什麼竟有這樣的魔力呢？

那看守者忽然和氣起來，帶著笑容對我用著意大利式的英文說：‘這是莎蕪，希臘的女詩人。

‘啊原來她也是個詩人，可怕！可愛！’這是我受驚了

的心靈顫抖出來了聽不出一句話。我於是便離去了博物院……”

從這天起，莎甫的印像便深鐫在我心中了，她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女詩人呢？我問我同住的朋友；但他所能對我說的，祇是她是一個極有名的希臘女詩人。我問他們她的詩有沒有英文譯本；他們祇是搔了搔頭用一種不能自信的聲調說：當然大概不致於沒有。

我便到相近的書舖中去問，但書舖中人與我同住的朋友實在知道得相差無幾。

兩個月後我便到了劍橋。我一路在羅馬翡冷翠的書舖中打聽，有的竟連莎甫的名字都不知道。

我在劍橋住在我先生慕爾 A. C. Moule 的家裏，他是一個牧師，他是一個和善而精明的學者，他精通希臘，拉丁，德，法，中，意文字。我知道我與莎甫結識的機會不遠了。

果然我的料想是不錯的。他對我說：莎甫的詩有英譯本的，不過莎甫的原詩因了埋在沙漠中二千餘年，以致掘發出來的都已殘缺不全；有幾首是旁人作品中所引舉

的却還完全，可惜祇有一二首了。他又說：要是我要知道得詳細，他可以介紹一位朋友給我：那位朋友是著名的研究希臘文的 Jesus 大學的希臘文學教授愛特門氏 J. M. Edmonds。他關於希臘的文學的著作很多：“希臘抒情詩” *Lyra Graeca* 是最有名的一本，在這本裏便有莎蕪詩的全英譯。

下面是我去見他那天的日記之一頁：

“七月二十七日小雨，午後四時冒雨至愛特門氏先生家。他們夫婦留我在那裏吃點心，吃了點心愛特門氏先生叫我到他的書室裏去坐著談話。他先講了些關於希臘文字的話，漸漸說到莎蕪上去。他說：莎蕪的三本，(?)詩集的遺失，實在是文學界的不幸，現代人的不幸。他又對我說：他曾經在博物院的舊希臘文稿中發現了幾句莎蕪的詩。他又說：在譯文中決不能見到莎蕪於萬一；原詩的色彩與音樂祇能在原詩中去領略。他又說：莎蕪詩格是詩格中最美的一種。末了他又說：假使我在未能讀莎蕪原詩以前而欲領略一些莎蕪的美，我可以去讀史文朋的詩，史文朋在他的詩歌集第一卷中的一首，是現代作家中用莎

菲詩格寫英文詩的最成功的一首。我們又談了些關於中國新文學的話。約摸六點多鐘的光景，我便告辭而歸。我臨走的時候，他拉了我的手說：你假使能將我們發現的幾首莎菲的詩譯成你們國文，那或者能使你們人得到特殊的興趣吧。……”

這一席話使我得到了不少益處，尤其使我現在還感激他的，便是他同時使我知道了史文朋的名字。

翌日的早晨我便去買了一本史文朋的詩歌集第一卷，我僅僅翻來一看，我的心立刻又被他像莎菲般地佔去了四分之一。我在這裏對佩玉告罪，因為本來是她所獨有的我的心，而現在竟被莎菲與史文朋奪去了一半了。好在我沒有給他們每人以三分之一，我想佩玉當因此一點而饒恕我吧？

十六，十一，二十二。

蘿 · 洞 先 生

谷崎潤一郎 原作

章 克 標 譯

▲雜誌訪問記者去面會蘿洞先生，今天還是初次。從先刻起，心裏滿懷着好奇心，已經等候了一點鐘以上了，但是還不見先生出來的樣子。照出來傳話的書生說，是“還睡着沒有醒來。”記者也早就聽說他是晏起的，也是預備好了來的，而且時間已經是十二點半了。三月末的天氣，桃花都要開了，那樣暖和，會有直睡到午後的麼？記者心中這樣想，耐着肚中的飢餓，透了會客室的玻璃窗，看日光照射着的庭中。

照是東京郊外的邸宅說起來，這庭並不能算很廣大，可是收拾得很整齊。從低矮的石柱的大門口進來，到正面的廊沿的路的兩側，種植了很整齊的躑躅，那一邊是草地。還有用瓦片格出來的方花壇。獨身者的蘿洞先生難道和下女書生做對手，同去弄花草的麼？本來收拾得很整齊的，也不限於庭中，就是這會客室，也是很清潔而舒服的。A雜誌的記者，因為他的職司關係，曾經看過了學者，政治家，實業家，許多種種人的客室，覺得此地的先生，是不愧在西洋住得很久了，對於畫幅的張掛，傢伙的擺列，壁和窗簾的顏色的調和，像是很用過一番心思的。雖則是小巧而素質的房間，却總有漂亮之感，拭拂得纖塵不染，而椅套桌布等，又如同才新洗過的潔白。這樣看來，先生難道是一個潔癖家麼？還是獨身生活的人，對於這些地方反而用神精呢？

A雜誌記者原來並不是抱了一個什麼一定的問題來的，——說起來不過是想來搜取點連載於每期的雜誌上的“學界名士訪問錄”的材料，所以在會見這家的主人之前，先生檢查查主人的趣味，也不算是徒然無益的事情。

而且先生是一個怪僻的人，又任性，雜誌記者去拜訪他，從來不大給好臉色看的。不高興時，連口也不開的樣子，所以先從先生的趣味方面造出話題去試試看——這樣記者定了他的計劃，已經是吸着第三根的敷島香煙，把庭的樣子看了一遍？再眼活溜溜地周視這房間之內。這時候，勃窣勃窣地，走廊上響來了像老人一樣的遲重的足音，隨後，又是“吭哼！”地一聲咳嗽 蘿洞先生才進來了。

“真的，這正像人家所說的，定是個十分怪氣的人”

記者連忙把吸着的煙草放入灰皿裏，從椅子裏起來，做個像“立正”一般的姿勢，對先生表示敬意，却直覺地這樣感到。先生的年紀約四五六或者是三四也難說。頭上的髮梳得光光地兩分開，若不留意到鬢腳邊的二三根白髮，不會看出是這樣的年紀的。說臉孔是飽滿，甯可說發青腫地脹起，有一種懊悶發怒的樣子。還有那眼臉的腫脹，像翻起的樣子，更加使那相貌險惡。不知是因為纒起來的緣故，還是身體上有些不適，像患腎臟病那些人一樣的可厭的血色，記者心中想。

“啊，對不起，累你久候了。”

“不敢，反而是我，有擾您清夢……真對不起。”

先生坐下了之後，記者再恭恭敬敬地坐下來。

“——此地倒非常閑靜，地方很好。您先生住在此已很久了麼？”

“久長——俺——也不那麼樣——”

“已經幾年了？……二三年？……三四年？”

“俺，唔，——”

到這裏會話就中斷了。記者總是盡他所能地很客氣恭歡，低聲尋問，先生的回答總是不明瞭，話只講半句。而且，聲音又極低弱，帶着神經質的顫動，語尾總曖昧地消失在口中。雖則傳聞是傲慢的人，談話時却不從正面看人，即使偶然視線會合了，也就避開，那種情形有像處女那樣的小心和胆怯的樣子。

沒有辦法，記者只得暫時沈默，仔細看看先生的服裝。從房屋的樣子推想，預期着主人定是穿了和這庭園與會客室相稱的整潔而漂亮的服裝出來的，却不道先生的服裝，是使記者一時摸不清頭腦的一種裝束。披圍在上身的那像法官或郵務員穿着鬆散的怪衣服是什麼東西

呢？從腰以上有些像俄羅斯短裝，也有些像中國長衫，不過那襟口和有括紐的袖口的樣子，却和兩者是不同的。若說是西洋人在寢衣上所披的 Night Gown 之類，那括紐也可笑。材料原是薄薄的柔滑的絲織物，也是外國出產的好東西，不過一面已是黑垢發光，而且花紋什麼都是看不清楚了，一定年份是很不少了。在那襟口的露出處，看見法蘭絨和浴衣的並着，那是先生還是寢衣不曾換哩，爲要掩蔽那破爛而披着這衣服的。也許輕侮對手不過是一區區的雜誌記者，不過這一種疎蕩不羈的樣子和這精緻的房間的空氣總不調和，而且有損羅潤先生的威嚴。就是把襟口搔合了也是該應的，這樣濫污地弛放着，從頸的周圍到胸壁都顯露着，是真落拓，難以佩服的。

因爲看見了胸壁，記者就一路注意先生的胖胖的肥軀，雖則肥胖，却同臉孔一樣地是腫脹，否則便是浮胖，不像健康的肥碩。而且從先刻就注意的，先生時時發‘咕噎’的一稱聲音來，衝出醬湯的氣味打噎。對於出洋過的先生是失禮的話，大概是吃滿了一肚子晏的早飯。“呵，對了。照這樣子不是腎臟而是胃病了。”記者想。就和自己的

空腹相比，對於先生的胃袋的病的飽滿狀態，有若羨若厭的樣子。

“我看見庭中是有花壇的……”

“唔，有。”

先生回答，望望屋頂偷看了記者一眼，就把眼光放到遠處大概是看着說起的花壇吧。庭中的光射進來，在先生的土色的臉上，却也來了一脈春光的反射。

“天氣也漸漸和暖起來，就要是園藝的好季節了。”

這樣說了，却没有反應，記者不得不又補添上一句。

“花壇裏種着些什麼花呢？”

“唔，也沒有什麼別的……”

“先生自己去下種的麼？”

“唔，……唉，……”

“是，這樣的麼。”

不十分清楚，記者却獨自會意。

“盡於這一方面的話，請你再談一點罷。關於花，說是園藝趣味之類也好——”

“唔，……對於這些也沒有什麼興味，……”

“不過，譬如說那種花喜歡，那種不喜歡？”

“說喜歡，大概的花都喜歡的——不過如此……”

這時先生又打呼欠。把話尾一同呷呷地吞下去了。

這真是很奇怪的人，性情很乖僻的人也會見過不少，有這樣怪癖的人却不曾見過——記者像十分覺得驚奇的表情，恰像看什麼奇怪的動物那樣，注視先生的面孔。被注視的先生却坦然地毫無感覺的樣子，向着一旁。“開口是很辛苦，面孔儘你怎樣看吧。”像這樣的一種態度。到底這個人有沒有神經這一種東西的？無論什麼人和別人應對的時候，總稍微漏出些酬應笑的，但這先生決不露出。這不擅應酬又和平常不同，有時也想努力裝笑的，却要笑了就把笑制消的樣子。這證據有時時在口邊肌肉的顫動，起那作笑失敗的痙攣。“不笑不行吧，笑笑也乏味”像迷於歧路的樣子。無論問起什麼事情，總是不高興，無趣相的樣子。啊請快把這無意思的質問收起了趕快回去吧，時時故意做出使人聽得的吐息，但不斷然地說“請你回去。”像柔弱的人被保險公司的勸誘員抓住了，若對方不退却，此地也終好回答着不得要領的話，即是一天

二天也耐過去的一種樣子。

“真是很對不起，那麼先生的日常生活——譬如朝上幾點鐘起來，晚上幾點鐘就寢，工作大概是什麼時候，像這一類事，請你談些吧”

稍為膽大了些的記者，以為這總不致於沒有回答的，從口袋裏取出取了小冊來，執了自動鉛筆。

“怎樣的？在你多忙時，實是對不起……”

“唔，忙倒也沒有什麼忙，”

“是，這樣麼。——那麼，你起來大概幾點鐘？——說你早上很舒素的。”

“朝上是晏的。”

“是，——那麼幾點鐘？十一點？十二點？”

“唔。”

“是，是。”

記者記載到小冊上去，

“那麼晚上你自然是很夜深的了。”

“晚上是夜深的。”

“是，幾點鐘樣子？”

“三點鐘樣子。”

“是，三點鐘。——但是，您到大學去出講的日子，朝上不是要早些起來麼？”

“唔——唉……不，也並不如此。”

“那麼，先生的講義都在午後了？……是，是，都在午後。……那麼大學裏一星期去幾趟？”

“二回。”

“是。那是星期幾和星期幾？……是，星期三五。……那麼以外的日子，每天的日課大概是做什麼？總也是在書齋裏看書的時間爲多吧。”

“唔，啊，這些事情是……”

“書是那一種類呢？也只是專門的哲學方面麼？”

“唔……啊。”

被先生的“唔……啊”所鉤引，自問自答地談到此地，記者突然覺得了，

“啊，還有，”

慌忙地這樣說。

“據說先生近來有脫離大學的消息，這是實的麼？”

“唔，也許……”

“爲麼什理由？……你對於學校有什麼不滿的地方麼？”

“俺，……去教授也是很乏味的緣故。”

“那麼，此後你要傾住全力於著述方面了吧？”

“俺，在有興趣時，……也許替雜誌什麼寫東西，……”

“是，是。”

說着，又是被趕到了盡頭路的記者，心裏想着這樣那樣，搖動着雙肩，像要從陷窄裏攀爬出來。

“呵呵……這是很唐突的問質，請您恕罪，像先生那樣的日常生活，——靜寂孤獨地每日足不出戶在書齋中與書籍爲友，——總之是對於獨身主義的生活，你有什麼感想可以講給我聽，那末幸甚。”

這樣說了也當然不會是有焰焰地回答的先生，所以記者接下去說。

“一定您是沒有所謂家庭的煩累，對於去做思索的工夫，反是很適好的吧？”

“唔，那是好的。”

“但是在別一方面，有沒有像感到寂寞的事情呢？”

“對於寂寞也慣了的，……”

“那麼，這樣的獨身生活是清爽反而好的？”

“唔，是清爽。”

“那麼，很舒服？”

“唔。”

“是，對了。……不過也時常有來訪的吧，如同學生哩朋友哩之類。”

“也不大有。”

“是。——還有，您府上，在我看起來，却灑掃拭拂得很清楚，這些事是什麼人做的？”

“書生做。”

“是，書生做灑掃？——那麼女傭有幾人呢？”

“有二人。”

“那麼是書生一人，女傭二人和您先生是四個人的過活？”

“是四人，……”

“這樣原來是很好的，先生只一個人，所以人手也般了。——噲，看了您這些地方，說清爽而舒適，就是我們也知道的。”

“……”

這一回是先生沒有回答了。透了一口長氣之後，却又張了鼻孔打呵欠了。

趕緊回去吧的謎語麼。——耐着空腹的記者，即使沒有催促，也是預備馬馬虎虎地退却了的，但受了這樣的待慢，記者是還有一口氣的人，不能不多少生了些意氣。什麼牽制住他的東西還有麼？再和他來二三十分鐘的不得要領的問答，心裏這樣想故意牽牽拉拉地拖延。但是打過了呵欠之後，依然是沒精打彩地看着庭間花壇方面。外面的亮光照到面孔上來，所以細了眼緊閉着脣的那樣子，却正有晾太陽的貓的感。

“說到近來取締過激思想的事想。在政治家學者之間是聚訟紛紜的，您先生的意見怎樣？”

“唔……唔。”

自此以後無論問到什麼，先生總只是，“唔……唔”地呻

吟。從過激思想談到防止俄羅斯宣傳的問題，普通選舉，德漢克拉西和賢人政治，又提出了文部省的假名使田案，羅馬字問題等等，結局只有不是要領的“唔…唉”的應答，記者是很辛苦地做獨腳戲了。

※ ※ ※

幾分鐘後，記者告辭退出會客室，但心裏總有些不氣爽，又覺得只有這點似乎記事的材料不彀，所以出了大門之後，再沿着這小圍牆走去，看察這房子的內外景象和建築的式樣。房子有灰色的牆壁，比較還是新的洋房，四個人住是正好適當的平屋，記者沿了壁漸漸走向有雜林丘墩的後面，屋後，却是扇骨木的疎朗的籬笆，裏面可以很清楚地窺見。大概那個烟囪裏出烟的房是先生的書齋吧。這樣說來選擇那北面的，不受陽光的陰沈的房子，正是先生脾胃——正當記者在想這種事情的當兒，格欽格欽地來了唧筒抽起井水的聲音。什麼，心中一頓，看看那裏却見踞踞在井傍邊，有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還穿着寢衣在擦牙齒。少女用好了牙刷之後，面盆裏取了水，用毛巾粗粗地洗了臉之後，却不到廚房一面去，孑孑地走到

這一邊來，開了走到後庭的門，捨擱脫了紅鼻緒的破木屐在石階上，直進到書齋裏去。

通過記者窺見的籬笆前，真不過是一息的工夫，當然不能十分清楚的，但是女傭到此刻才起身擦齒却有些可笑。而且出入口是在那一邊的，却穿了寢衣走到那房間裏去，總奇怪。那麼這少女是什麼人呢？說“女傭二人”所以是其中的一人吧。是小間使？對了，總是小間使的地位，不過身體的暢揚也有不像傭雇人的樣子，面色却稍帶些青。那麼也許是先生的“什麼”？不過，這却又太幼小，無論怎樣看總不過十五六歲。……

但是，記者的好奇心也不是這樣就能滿足的。於是，趁這後庭中沒人，輕輕地鑽過了籬邊的板戶，隱身那裏生着的金剛拳的葉叢中，伏行到那間房屋的窗下，偷偷地探出頭去看，正恰好二面的窗帷，中間縐起了，微微露出一條隙縫。把一隻眼放到那空縫上去看，那間房室的確是書齋。一面的角上有煤燒得紅紅的火爐。沿壁有接連着天花板樣的書架。書是足足地堆着。房間的中央，擺着像牛肉店的俎板那樣的大寫字桌。不道蘿洞先生把先刻的衣裳

捲高到腰邊，以下露着法蘭絨的寢衣，平伏在寫字桌上。少女却是跨坐在先生的背脊上，兩腳挂到桌子邊緣下，在把先生的頭托托地拷打哩，把面頰肉摘擠哩把，到口中把手指控進去哩，但和作戲耍又是不同的。少女的表情是陰鬱而很正經地像在做被課着的義務的工作。那面貌——而且手脚也是纖細而青的。同樣，先生的面孔也和先刻一樣沒有變動，仍是帶着土色，雖則少女在任性作弄他腫脹的面孔，却仍是很乏味的樣子。

不久，少女仍騎在先生的身體上，取起一根小小的籐條來，一手扭住了先生的頭髮，一手在先生的胖屁股上劈劈拍拍地着力鞭打。那時，先生才開頭在眼中稍有些生動之氣，發出了“嗚”的一聲叫。——窺看這光景有了半句鐘的記者，頭也昏了，竄竄地逃出後庭。

十八年三月八日譯

三角戀愛

黃中作 實洋七角

黃先生從事著作將有二十年的悠久歷史，他的文字，思想，和他的獨有的作風，差不多一年幾變，變到數不清了，變到現在還沒有變定；而他的小說也越變越進步！於是他的轟傳了好幾年的那部鉅大的創作‘三角戀愛’，竟然有這機緣出版了！

全用客觀的描寫，和以前“獅吼”及樣本上所刊的完全不用，其藝術手腕進步到委實驚人！濃烈的情緒，狂放的言論，浪漫的事實，描寫的技巧，和尋常的三角式戀愛，也大大不同！況且都是實在的事情，這才是值得一讀的戀愛小說！

從羅斯金到王爾德

De Ruskin A Wilde

莫洛懷 Andre Maurois 原著

郭有守譯

人傳說羅斯金，曾經允許了去講演結晶學，在報上聲明，說這個題目不十分確切，比較像一點他是要講哥特式的建築。他平常算是不怕離題，就是離得遠也不怕，有好些報紙，在登載這段事的時候，批評羅斯金表示了過分的顧慮，因為別人一點也看不出，怎樣這些聽講的人會覺得出這個改變來。

我今天深深的抱歉，不會在你們當前立下這樣方便的名聲，可以給我一樣的自由，因為我覺得，我也如此，對於這次的講題有些顧慮。我們的秩序單說：他們的唯美家。從羅斯金到王爾德。換言之，一個唯美家，就是一個人他評判藝術比人生更重要。一個唯美家只能與實際的人生有關係，在這樣的限度裏，他能夠從中作成一個藝術的著品。這個定義，我們在下面可以看得出來，對於阿斯卡王爾德再好沒有了，不過我覺得羅斯金，對他我們分配一半的時間，正是一個唯美家的完全反面，假若有人問過他，他一定會回答說他看定人生比藝術重要。羅斯金說過：

——惟一的好畫，就是把小孩的兩頰畫成玫瑰花色。

他不是曾經在實際人世裏創辦了模範工廠；農莊以至於茶館？這都是真的。不過我相信羅斯金，同王爾德一樣，有他的位置，在這崇拜偶像變遷很長的歷史上，這是現代英國最奇異狀態之一。今天下午我願意試向你們表明的，第一便是英國在十九世紀，單就它的組織應自然的產出些唯美家；其次就是這些唯美家是兩個不同的派

別。最初羅斯金一派，不自覺的偶像崇拜者，再則王爾德一派。硬心腸的偶像崇拜者。

我這裏用“偶像崇拜”這個字在它的本義。一連有幾代的英國藝術家及著作家認真的崇拜偶像，圖畫，而在威廉莫雷斯（William Morris）的例子，竟至於到印花的麻布。他們熱情的相信這些東西的觀覽，及在“美的物件”左近生活的事實，如他們那時說的，去代替有災難，有機器的可怕的世界，一種人間的天堂。

* * *

有的時代藝術家歡喜他們的當時；我們這時，可以做個例子。一九二六年的一個法國少年詩人，對於賽跑的汽車，美國式火車頭或飛機的單線，並不覺得半點厭惡，反而他因此成詩人。一個現代抒情詩人如坡爾莫然（Paul Morand）或孟特蘭（Montherlant）吟咏現時生活。但是，在別的時代，藝術家同他那時的生活是分離的。英國的十九世紀屬於這類。我們很難想像那種厭惡之心一位少年，英國人，從一八二〇年到一九〇〇，能設去顧盼機械的文明這在他的國內比任何地方更快更深的組織

成。這個文明在那時確實比現在可憾得多。工廠自山水間出現，這，在它們以前，是極皎麗，但它們用討厭的煙遮蔽着。蒸汽機，火車頭并不是像我們現時所見的好東西，只是笨拙的物件，這龐大的像影觸犯當時的人。英國工人每日作十四點鐘。在工廠裏，人顧用五歲的孩童。英國民衆從鄉村生活到窄小而發臭的城邊的屋子裏，自己覺得在五十年間低降到可憐的境遇裏。同時產出一惟利是視的中產階級，貪錢又貪政治勢力。爲這個新當選的，其中審美力尙沒有形成，機器用模型製造大批藝術品，假雕刻的家俱以及塑的妝飾。醜的朝代開始。它應當，在維多利亞女王時可憎的填塞以後，在一九〇〇到它極盛時，同着拋物線似的粉絲的新實業藝術。

這不足怪，在這多的醜陋，這多的災難面前，幾個少年人要在美的崇敬裏找藏處。更有趣的，是，在他們的反抗，頭一批唯美家存着這個被賤視的時代的影像，這個求利及理性的英國他們盡心的憾，它反把他們深深的記印了。

● ● ●

羅斯金，作個例，屬於一家完全可以代表一八二〇年的英國。他的父親是辦西班牙酒進口的大商人，他合併，純粹英國式的混合，一個嚴肅和苛刻的宗教，一個做事人的才能和好畫的酷愛。他的母親簡直是這個偉大時期清淨教徒的模範。

——我看見，羅斯金說，我的母親旅行從日出到日沒，在夏季的一整天，從沒有倚靠車子的背墊。這種有表現的古版在他兒子的教育由她保持到底。羅斯金夫人認為買一玩具是一種罪惡，所以小約翰不會有一個玩具。星期日，在家裏把畫反掛，面子向壁。每天他的兒子得向她大聲的讀一章聖經。她監督音調，不容許他變換一音。他開首讀舊約創世記的第一章，讀到最後一卷的最後詩句，又，在他讀完了這本書的次日，他再開首讀第一卷第一章。既沒有玩具又沒有伴侶，他在花園裏消磨他的時光，同着精密情深的好奇心去注視，鳥，花，雲的變態。在落雨時他不斷的看他屋子裏壁上的畫樣。年三歲半，站在椅上，他講演一段短的訓語。他的父母聽他講，冷淡的快樂，想他們的兒子或者有作主教的一日。不久他們帶他去遊

歷。羅斯金先生設法賣他的酒在這些地方，那裏有好畫，遇着一位地主，葡萄牙酒的大買主，同時又有一張好的渥列斯克，(Velasquez) 這位大商人的幸福便盡美矣。

這樣辦法，小約翰把英國遊得很好，其次法國，再其次幾乎全歐洲。他繼續的注視自然，愛它。他的父母的強硬的防惡心決不許他在一個學校裏長成。在到了去牛津的年齡，人看過一種沒有前例的景況：他的母親陪着他去那裏。然而，她儘可以安心！從來沒有更完全的少年人在一個大學裏住過。他怕賭如地獄底火，他從不晚上出街。人不必怕他跌傷，因為他什麼遊戲都不來。惟一的物件他認為可以消耗錢，就是買畫，他的父親給他些畫在他每一次的生日。羅斯金夫人不能打定主意和他離別。她要作他成功的證人。她已在想像他的事業：他可以寫詩如拜崙的詩一樣好，卻是能導化，他可以講經傳道如博許；(Bossuet) 卻是新教，在四十歲時他將作衛斯敏斯特的主教，五十歲時作英國的大主教。

在事實上，他的途程完全兩樣。在少年羅斯金從牛津出時他自己問：

——我為何而生成？

他自己回答：

——我為傳播和教授一個學說而生成。

這個學說，他在他勤學和細心觀察的幼年時所造成。你們可把它找得出來在一本很好的書裏完美的表陳着，安拙謝銳雍（Andre Chevillon）所著：“羅斯金的思想。我與你們指點屬於我們題目這些，此可以集幾句格言而成。

* * *

第一格言（這個由於自然的細心觀察者）：“人世是美的。藝術家不該發明，他只該照現成的抄下。應消磨他一生去瞻仰美。”

又，接着，第二格言（這裏，清淨教徒加入，小孩，他從幼時起每天讀聖經）：“這美的瞻仰的快感，清淨教徒自己說，這豈不是有罪的快感？我有沒有這權限……？”不，羅斯金自己回答，這沒有罪，因為美和善是一個東西。凡

造成一個藝術家，決不是僅在外形下面找得極美。抄寫自然，便是吟咏上帝。“美不過是天意協和的標記。”所有的美婦人都是天仙，這個的證明就是，要是有一天她們不大天仙似的，她們即刻不大美。

第三格言：“這種美的瞻仰不一定是自私的”它可以作衆人幸福的秘訣，以至一個民族如羅斯金所重視的，只要藝術家和工匠是，像在中世紀時，同一個人。在我們現時的工廠裏，可是真的，工人不幸，他說，不過這因爲他作機器的工作。試一看我們家裏這些燈，這些瓶子，這些椅子由一個模型大批的做出來的，然後纔意想到這些製造它們的人的不幸。及之看看大教堂，那裏，立刻見得樣式不同的裝飾，雕像，你們便猜得着這些雕刻它們的人的真正幸福。適合於人的事，就是用手的工作要由智慧支配。

這個學說羅斯金一生教授，用書，用講演，以至於用實行。

從前牛津附近有一條崩裂的路，農夫叫苦。羅斯金，作了大學裏唯美學教授，請他的學生墊給一個用手工作

的榜樣去幫助他改造這條路，那時，一星期幾次，人都看見教授同學生使用鏟子。這些少年人極喜歡來因為羅斯金在完工後招待他們茶點他又給他們一些短小玲瓏的講演。不過這條路愈見壞不久它竟成了國界內最壞的路。此時大教授乃令他自己的園丁來，他，於平路有些適用的見解，把羅斯金的路弄得差不得可以走車。

* * *

但是這個掃除宇宙間一切醜陋的理想，把他自己的園丁借給它，是羅斯金的特點：取得賞玩人世上美的權，這個人世應得對大家都美。這就是他願意自己貢獻於世的。

他也能穀。他的父親死了，給他留下一份大財產：十五萬七千鎊。他沒有什麼需要。他只單獨一個人。他曾經結了婚的，不過狠不好，做錯了去接了一個婦人，她歡喜熱鬧社會比畫更甚。再則他犯上第二個錯誤把畫家米奈（Millais）請到他家裏，在鄉下，來畫她的像。兩重錯誤，因為米奈是個不良的畫家又是個美男子。結果是羅斯金夫人變成米奈夫人。單獨生活又極富，羅斯金決定

用他的財產來造成一個世界，配得上他的大教堂。從這時起他的捐贈不可以數計。受他津貼的人，在全英國，總得以百為單位計算。每次別人聘他作一個學校的圖畫教授，他起首便捐贈學校一個博物館來鼓勵學生，博物館包含他自己的收藏裏市面上絕跡的大家的畫稿些。在狼多的女學校裏羅斯金的贈品用來，在五月間，成立一個五月女皇，她由她的同學選舉出來，她應得他一個金十字同四十冊裝訂好的小本書，他的全集，她得分給她所喜的同伴；要是他能毅，他便自己來。他隨時都有，同着她們中的幾個，純潔和浪漫的往還。尤其是他深深的繫戀着他的舊學生裏的一個，若西臘土息，(Rosie Latoucq)‘以至於，在羅斯金花園中多次長久的散步之後，他甘願同她結婚。他有五十三歲，她，二十四歲。這都不算一個障礙，不過她深深的篤信宗教，換一句話說，羅斯金已經早不信仰。他在幼時失了信仰心因為一個奇異的理由極妙的羅斯金式：他發現了魏冗勒斯(Veronese)。既然，他說，魏冗勒斯的藝術是淫慾的藝術，沒有道德目的的藝術還會比花安吉利可(Fra Angelico)的藝術更偉大，我不

能再信仰。若西臘土息不願嫁與，甚至於不想會見，一個沒有信仰的人，她同他遠別允許他在另一個世界裏相逢。

“有什麼用處，羅斯金悲愁的說！是在這個世界我要她。在天上，我存心要同皮塔葛爾 (Pythagore) 同蘇格拉底 (Socrate) 同發列雷斯比不里可拉 (Valerius Publicola) 談話，我不會怎樣關心若西在那上面。那時她灰色的眼同水紅色的兩頰於我也不關緊要！”

◆ ◆ ◆

試求再繫戀人世，他承首創辦所謂聖喬治會社。主意是連絡這一切的英國人他們，極想造成一個美的英國，承認犧牲十分之一的家產來把至少國家的一部份變成一塊極樂地。在這個會社的區域裏，既不許可有機器，又不許可有鐵路；懶怠是要禁止的；再則人在這裏面沒有半點自由，也不希願有。不求平等，長處卻又會受尊敬。

從他父親的財產裏，羅斯金分散了差不多一半給他保護的人們。他還留得七萬磅。他給十分之一與聖喬治會社，應該七千磅，此外他便等捐款。慘呀，三年之久，

英國全部捐有二百三十八鎊十先令。同時試辦耕種，試辦用手的工業。一概失敗。此後羅斯金試去改造倫敦最困苦可憐的房屋，他又買一間舖子賣茶照本錢賣，再其次他組創一隊清道夫特為貧寒區的街道。但是這些赫格爾（Hercule）的工作是超乎羅斯金，他的朋友們，以至於他的園丁的力量。一個有天才的人也不能再創一個世界好像。假如他以前什麼東西都不曾存在。他也認承這話。他因此受苦，隨着時間，他的失望起首擾亂他的康健。

他尤其是傷心，當他看見他的朋友，表面上最忠心的，都沒有加入聖喬治旗幟之下。愛美的心在他們不能達到一切的事？他有一次神經病弱的危象，幾乎顛狂。人勸他休息。

——這不是工作消費我的氣力。他說，是這種感覺，工作沒有結果。

若西臘土息臨死時；他要求再見她。她令人告訴他說她可以接見假如他能宣誓說他愛上帝比愛她尤甚。

——不，他回答我不能說謊。

她死了，他沒有再會見她。

這次死亡以後，他狼難成寐，他有幾次精神錯亂。他去找與靈魂作媒介的人與他指點若西，使她談話。若西的回憶對於他與聖呂許爾（Sainte Ursule）相混，卡拔覺（Carpaccio）在汶里斯畫歷史，狠動人的情景。人不復分別畫成的悲劇和經歷過的悲劇。他只得退居鄉間，消磨他的餘生差不多不動的在一個窗子面前，注視，如他幼時一樣，流動的雲堆自起自滅。

就是如此，社會的唯美家，唯美家他願意把英國弄成一個美的公園，已經失敗。雖然，這不是完全的失敗，如表面恍惚似乎，因為這條命的觀覽達到增高掛慮人道的程度。人不是天仙，不是畜牲，不過，當他作天仙時，他便少作點畜牲，這便是幸福。

※ ※ ※

為什麼羅斯金的學說沒有成功？

一個學生，從羅斯金的講演出來，說：

——真是的，這都是恰到好處在一個牧師的訓詞裏頭。但是在一個講演裏，人多少總把它看得莊重點，這未

免不得其所。

人不把羅斯金認真看待，不過在遭失敗的景況，在那時幾次重來的，這裏面威廉莫雷斯的一生是一個同樣的例子，因之產出一種新式的，就是我們現在要討論的，純粹的唯美家，他看不起生活，只求躲避它。

※ ※ ※

在羅斯金尙在牛津教授時，大學裏住有一位少年愛爾蘭學生，美風姿，極溫柔，善交接，他博得同學輩教師們的羨愛。他有一個伶巧的神彩如作反常的論調，惡憾單簡，蔑視明證。他的談話狠著名由於有詩意的脾气同一個時常革新底發明。他名叫阿斯卡王爾德，人人都簡截了當的稱他“阿斯卡”。他是一位愛爾蘭醫生的兒子，以他的科學和他戀愛的冒險事蹟著名。在他那時全體學生中，阿斯卡穿得最好，也數他最長於西臘文學。他更進一層到從來沒有的限度研究這個古典的學問，這是，對於一般少年英國人，弱人的遊戲。牛津使他醉心。他愛它似夢的狀態，它銀白色的學院，它似絨的草地，它豐富的草原，經過這些草原河蛇行向敦倫，牛津，浪漫的京城，牛津，那裏那

賤生活的真象沒有存在，牛津，那裏人人都沒錢，沒人談到錢。

——羅斯金，王爾德說，使我無窮喜悅。這是一位可佩的著作家，一種浪漫的精神有似六絃琴，用他信仰的芬芳布滿空間。但是他的散文我愛，不是他的虔誠。是對窮人的同情使我生厭，他的路使我生厭。我在窮困中找不出可以使我關心的東西，半點都沒有，我同它隔遠些如防神志的低落。但這是一個大詩人，可佩的教授。尤能是，牛津在那時有潘特（Pater）潘特是我最景仰的。

潘特是一位教授，或者，更確切點，巴拿斯洛斯研究學友，他教一種學說完全與羅斯金的不同。在潘特，完全不在美中找出個道德，只是極盡熱烈的享受這個美。

——在每刻時間，潘特說，存在我們感覺中有一種聲，一種色，一種情感都值得站據我們的心神。因為只給我們幾度心跳在一短促和戲劇式的生活裏這真是癡狂纔去忽略這類動情感的機會之一個，生活可以獻給的。生活底目的，是看所有拿來看的，用最尖銳的知覺。不斷的燃燒這純潔和寶貴的火燄，保持這個狂喜，這就是我所謂一

生得志……這應得時常有兩個觀念在心頭存着：人生悲劇式的短促和它戲劇式的光榮燦爛。應得是浮斯特（Faust）的話在片刻時光的消逝：“唉！留呀，你，你是這樣美！”變成我們靈魂不斷的呼聲。新容色，新學說，新娛樂，都應該完全嘗試，完全染指，用不顧一切的貪心。至於求知道那裏是真理，我們沒有時間管它。再則這並不關乎此層，此層既無意義又無利益。

※ ※ ※

這位熱烈和悲傷的唯美家影響於少年王爾德極深。同時王爾德所用天才來述明他老師的學說，把它們用精敏和新穎的言語環繞，機警語粧飾，引起潘特崇拜。一天，在王爾德久說以後，潘特——應想像莊嚴的潘特，狠鎮靜，狠沉默——忽然他的坐位滑下，跪在王爾德面前同他的手接吻。

不，王爾德說，別這樣做！別人當如何想倘若他們看見我們！

潘特站起，面容因動情感而白。

——這必要，他說，看：他周圍有懼色，這必要，至少

一回……

人可以想像何種得意的程度能假給一個少年人已經自己很滿意，而他的老師們如此看待他。

離開大學，他來倫敦，滿懷自有把握。欲是生活并不覺得容易。他能假做甚麼？他有極拖累的脾味又沒錢滿足它。當別人問他：

——你的職業是什麼？

他回答：

——唯美學教授。

如人要知道他怎樣維持生活：

給我奢侈品，他回答，我讓必需物與別人。

可是他有兩個德性，兩個大德性：他狠能崇拜，無節制，他又極有趣；在人世上兩個不可算計的力量。他發明一種精神的形式，假新的，這在把平汎的掉轉。例如他說：

——人抵抗一切，除了引誘。

——工作是好酒階級的瘟疫。

用十個像這樣時髦論調的話句在交際場中走得狠

遠。再其次他的服裝也使他出乎人叢中。他穿着一條短褲，絲襪，在鈕孔上一朵花，一朵綠矢車菊或金色百合花。人看見他由濱街 (Strand) 來手拿着一朵向日葵。他吸金嘴紙烟，這是人從來沒看過的，在那時這算是創作同腐敗的極端。並不是他相信這些行爲自身的價值，不過他願意驚人。

——人生第一職務，他說，就是畫量的像藝術造成似的。至於第二個，從來沒有人發明過。

* * *

此外，在事實上，結果證明他是對的，因為別人常請他。他極有把握，在倫敦的社會裏，他會行時。這是，有些時代，勇敢是謹慎可靠的政策，蔑視公衆即是最有勁的方法恭維它。倫敦在那時正當着這些危機之一。從前人笑了多少羅斯金的朋友，亞斐爾以前的畫家，以後人看見他們成名，他們畫的價值增高，衆人自許誓不再作自己天然審美力的傀儡。它現時崇拜新的，由於主義並由於同樣理由三十年前使它懲罰他。王爾德從中得利。

然而却難於過此得意生活。英國上等社會現在完全

稱呼他“阿斯卡”，但是這不能付他裁縫的賬單。他試在美國講演一周。當美國稅關問他是否沒有東西報關：

——沒有，他說，除了我的天才！

對問及他旅行的記者，他說：

——我不滿意於大西洋，這并不如是堂煌如它應該是的！稍遲一點：

來亞格納 (Niagara) 使我失望，人人都應當被來亞格納使之失望。人帶着美國一切的未婚妻到那裏，這無疑的是他們夫妻生活中第一次，假如不是最大的，受騙！

* * *

他的講演，在美國被人頗受帶着好奇心和譏諷。在波斯頓，學生穿着短褲同絲襪來聽講，一朵百合花在鈕孔上，手上拿着一朵小黃花。人頗談到他，他也稍稍賺得點錢。再則他所說的十分尋常。他狠藉重潘特的教訓，以及他的一個新而漂亮的朋友的字句，他便是畫家魏特列 (Whistler)。魏特列是個倔強的人，責他抄襲。一天，當魏特列說出了一句狠文雅的話：

——呀！王爾德向他說，我真願意我自己說了這個！

——你將來會說的，阿斯卡，你將來會說的！魏特列回答。

王爾德在他的講演裏主要是畫，音樂，魏特列力辯他二者中一點也不知道。這是真的。不過他用漂亮同穩慎的話對付過去，下一段音樂的定義用這類的詞句：

——是的，我愛這段音樂紅磚似的。

大約這時，他在巴黎居住。他見了那裏所有的重要著作家，從余葛(Hugo)到博爾布野(Paul Bourget)。他尤其是想見胡爾能(Verlaine)，他見着他但是狠失望。英國的博西米是舒服的決想不到淨粹的詩沒有自來水。在博得奈(Baudelaire)同那時的王爾德之間(因這在王爾德晚年便不對)，有熱烈焚屍柴堆到發熱器管的完全不同處。

* * *

再回到倫敦，他的成功更大。現在他真是能殷請來待飯的最有趣的人。

但是，他說，管轄倫敦大宴會的人便鎮壓世界。

取得立刻和不斷的稱贊的需要使他採擇一種論調，

或者稍為在他本來面目之下，一種取笑的論調但是十分尋常。却是別人熱忱的引用他的話。一家報開始一個考察，問著作家他們所喜的百本書的名單。王爾德回答：

——不過我不能找着百本因為我只寫得有五冊！

在一客廳裏，女主人忽略了給男客點燃紙烟的自由。

那時候，還有洋油燈，驟然地向王爾德說：

——勞駕，王爾德先生，弄熄這燈；她抽烟。

——享福的燈！他嘆氣。

請帖上現在寫着：“為遇阿斯卡王爾德及聽他敘述他最後的故事。”因為他敘述得有真是娛快的魔力合容易。這每次都在午飯後發生。有好一會沈靜跟着一個朋友說：

——現在王爾德先生來向我們敘述水仙花神話。

那時王爾德起首：

“當水仙花死了山花沉沒在哀愁中，請求河借給它們水滴來舉哀。——哦。河回答，假如我的水滴盡是眼淚，我自己也不彀去哭水仙花，我狠愛它。——自然是的，花說，怎麼誰能不愛水仙花，它真美呀！——是不是它狠美呀？

河問。——但是誰能比你更知道清楚，你常常映着它的面容，當它斜倚着你的岸旁，在你水裏照鏡。”

：王爾德停止，他休息好一會，他再說：

“我愛他，河回答，因為，當它屈身向我，我能在他眼中看見我的美。”

全棹都起立，大快，人又請王爾德為聽他下次的事。

他的學說，在當時的倫敦，有極大勢力。美在一八八〇存在，但這是王爾德把它介紹進社會裏。為他熱烈的行動所引燃，上等社會中人把他們的餐棹由窗擲出而去搜索古董家。在每間房屋子的角上一個瓶子出現，那裏曲着孔雀毛。茶已變冷當主人些，為王爾德所訓練，稱贊他們茶杯上的畫樣。每次跳舞會現在可以見得大約一打戴絨領的少年人，他們低聲唸十四行詩擦擦手；在地道車裏，人聽得銀行雇員說地洞到衛斯敏特策是美的，但由茲龍方街（Sloane Square）到羅廷漢山（Nottingham Hill）不是的。

※ ※ ※

老舊的英國看着這些新而不足信的行爲發生厭惡心。人看見足球隊長披長髮。在大路上第一批自行車戴着穿長腳褲的女人。大約在這時也是第一次看見，爲一般態度真正穩健者所厭棄，樂隊在餐館中出現。這一切妖魔似的變化大半是王爾德的功績。

他塵世上的得志沒有使他的生活更容易。他的朋友替他担負，如他所說的，香檳酒美鱈魚子醬；這是住屋和衣服仍是難題。因此他決定同一個康斯坦斯魯易(Constance Lloyd)女士結婚，青年人沒有美，但是她爲他帶來幾百磅每年需此以免受窘及保持他週圍的裝飾他認爲不可免的。他的學說更是明瞭。現在是純粹的唯美家，他只在生活中找實現美的方法。對於羅斯金，美的重要在它所包含的善。對於王爾德，善是平談無趣。

——惡習與德行，他說，是藝術的材料。世界只是美的永遠可能。藝術家的意見惟一重要，就是關於宗教和道德也是如此。武士清淨教徒以他們的服裝使我們注意，不是得他們的信仰。藝術是把人生放置它本來地位的勇敢的嘗試。只由藝術我們能躲避實際生存的鄙賤危險。這

是難得多，去寫一件好東西，比較去做它。人人都能造歷史，但是要一個大人物來寫它。有幾分美和真實的舍棄在這個藝術家本身的塗滅。是在那時他向安拙基德(Andre Gide)說：

——Dear，饒恕我。人間養料 (Nourri tures Terrestres)，這很好，但是絕不可再寫：“我”。在藝術上，你瞧，Dear，從來沒有第一人稱。

* * *

英國社會對他的態度是不同的，以階級為轉移。在交際場中，在貴族裏，他是受歡迎。然而就是那裏，也看得出他穀討厭。體形狀態，雖有狠美的面容，也使人回避；他有點肥，帶油似的。他有一個羅馬皇帝的神氣，但是像衰落時代的羅馬皇帝。不過人原諒他 第一，因為他有這麼多魔力，其次因為他同管轄階級的主見符合。這是十分安靜，一個奢侈的無政府主義者。他認為大眾應當 作工來供給一切創造美的男女。這使穿得好的婦人高興，但是中產階級極惡他，而中產階級在英國是極有勢力。有的國家到不是這樣的。

“要真了解俄國，要把眼睛朝它的農人身上看；要了解日本，看它的武士道‘E.M. Forster；’要真了解英國，定得觀察它的商人。”

它也有詩人，它有很大的詩人，不過要緊的，主宰的，這是約翰布爾先生(Mr. John Bull)，同着他的高頂帽，他的舒適衣服，他的小肚和他的銀行存款。聖喬治(Saint Georges)能設在演說中旋轉貨幣，不過這是約翰布爾在坐櫃。這是邦齊(Punch)，滑稽報，邦齊，表白它的神情極盡緻。

“那裏，每每星期，一個人從馬上跌下，一位團長誤發一彈，一個小女孩唸錯她的禱告；那裏，每星期，外國人淡微的被嘲笑；那裏，一切創作都被斥罰；那裏，每星期，英國中產階級，在他刮淨的唇上微笑，嘆賞自己，把其餘底人類上枷。”(E.M. Forster)

* * *

然而，Punch 對王爾德有一種特別憎惡，每星期登他出來使它的讀者仇恨。王爾德觸動中級英國人最強有力的主見。這種個人的著名由於異於尋常的衣服和舉止，

只能開罪於一個嫌惡喧嘩，虛榮，和求成心的民族還有更緊要的：人攻訐他不道德在他的著作和品行上。他選擇一些腐化和下流的少年作他平常的伴侶；他誇示這些遭物議的朋友用不可忍受的鹵葬。萬事都與他無關，因為，對於他，惡與善只是藝術的材料。他只求，照他信守的學說，活過目前的片刻有極濃厚的快感。

——我個人的責任，他說，是自己猛烈的作樂和造成一個可算藝術品的人生。

其次，他自信超乎通常定律之上：他有這多的成功！

因為，在那時（那時是一八九一年左近）他已經不是在一個時期的他，行時而漂亮的客，但是有點滑稽，有點可憐，變成，在可驚的迅速，時髦的著作家，成功的小說家甚至於在倫敦演得最多的戲劇家。他接連出版一冊批評，Intentions，異常的書，它給他，在文雅場中，大著作家的聲譽。其次“多芸谷雷的像，”又其次戲本，¹三星期內所寫成的戲本，或者有點輕浮和不真，但仍不失為大藝術家手筆由於音調的非常一致。他給他的脚色的神氣是容易作他的反乎尋常論調的遊戲，他自己很溫雅的奚落。

他有說俗事不帶俗氣的藝術，稍有點像特比西（Debussy），要是你願意的話，他拿着一個凡俗的題目，黑人跳舞音樂或是意大利曲的題目，他在它的週圍用他偷閒和有詩意的奇想環繞。

他戲本的成功極大。它們的價值尤其是在對談的聲調，這就是王爾德談話的聲調。我同你們舉幾個答話，因為它們同可也給他作戲劇家的體材的觀念和他作談者的體材。

——男人結婚因為他們是疲倦了，女人因為她們好奇，而兩者都失望。

——女人愛我們為我們的缺點；當其我們有殼了，她們一概饒恕我們，連智慧也在內。

——醜的女人同她們的丈夫喫醋，美的女人決不；她們太忙於同別人的丈夫喫醋。

——女人是一個純粹妝飾的性；她們沒有什麼說的，但是她們說得一個樣子，極美妙似的。

這是最後幾字，或者，得藉此來總結王爾德戲劇的魔力：他沒有什麼重要的來說，但是他用極美妙的溫雅說

出。

幾年之內，他變成英國最受敬重，和最快樂的人的一個。

※ ※ ※

大約那時他認識一位少年，他是屬於英國最老家族之一，亞爾弗雷德杜拉斯大人(Lord Alfred Douglas)昆斯柏銳(Queersberry)侯爵的兒子。亞爾弗雷德大人是很美，很有教育，不過性格苛刻。王爾德傲世才幹的爆發很誘惑這位少年。很快的，四十歲的人同少年人弄成習慣時時一塊出外。亞爾弗雷德杜拉斯大人，他是很富，極會揮霍，而王爾德，因為他的關係，染上一種生活式決難維持，就是成功的藝術家也不行。亞爾弗雷德杜拉斯大人的父親，昆斯柏銳老侯爵，對這種親密大怒，幾次的在報上攻訐阿斯卡王爾德的著作指斥它不道德。然而，少年杜拉斯恨他，的父親，覺得這怨恨的兇暴裏有些雅緻，他勸他的朋友王爾德控訴老侯爵毀壞名譽。這是一個很危險的步驟。不道德者惹起社會上最道德的人注意到他。唯美家請求沒有了解唯美家能力的法庭保護，嘗試他的

學說，護衛他這一類的生活。所以這次訴訟是悲慘。裁判官便是這個英國中產階級的特產它恨王爾德的大膽和傲慢。兩種制度相衝突，它們沒有一點相同。對於聽他說話的裁判官，王爾德，除藝術外沒有別的道德，是，如老侯爵所指斥者，一個深不道德的人。雖然，這到不十分對。這幾乎是對的，不過王爾德有一種規則，這是，如他所說的，生活到與他的白藍色磁器平衡。但是你去給這個理由與城中作陪審員的誠實商人聽！因之衝突很殘忍。

——王爾德先生曾經讀了麼，在他所經管的雜誌裏，一篇故事題名：牧師和他的副員 (The Priest And His Acolyte)? 他豈不是覺得這篇故事不道德麼?

王爾德的回答：

——它是更壞，它是寫得不好。

——王爾德先生不知道他的著作的影響是使他的讀者向惡嗎?

回答：

——我既不求善又不求惡，只做一件美的事。

——是不是王爾德先生有先進的理想？

回答：

——一個藝術家沒有理想。

這種勇敢的反抗差不多很英雄的，但是老侯爵的律師擦手爲慶。由這樣彰明的蔑視普通見解，王爾德，唯美學的殉義者，自戕。但是或者他以他的傾覆的景況爲快。他似乎極喜悅作這個奇異和危險的遊戲，英國人叫做：Courting Disaster，同災難要好。有時他停着，他恐怕的看看他走近要滑下的深坑，稍頃好像在說：“好美呀，這次墜落！”他讓他墜下。

* * *

陪審員，全體一致，釋放昆斯柏銳侯爵。這就是說王爾德有罪。這是一定的，現在，公務部要求追究，在他所進的旅館他的朋友一個一個的趕到，哀求他逃走。他們中的一個預備好一隻遊船送他到法國。但是王爾德留在那裏，不動，坐着，幾乎寂然無聲，似乎完全以此爲不足輕重。這不僅是身體的疲乏，那是他體系的一部，這是不關心。他是極弱，對於一切的世俗動作。這一切都是實際

生活。在他的精神裏，他時常寫一段故事，他就是裏面的英雄；他有好奇心去看這段枝節能引他到何處。

* * *

第二日他便被捕。這次追捕王爾德在英國文學和道德史上是一很重要的日子。它使很多爲新唯美學所引誘的生生權；它記下浪漫主義的告終，個人造反的失敗，從這時起，社會勢力在英國壓制它，克卜甯（Kipling）的地位預備好了。立刻，王爾德的書從書店的架上，他的戲從戲院裏絕迹。在訴訟的聽審公衆甚爲殘忍。再則王爾德曾先見到。他說過：

哦！公衆的度量是宏大的，它原諒一切，除了天才。

審判官極可怕。當陪審員宣告了王爾德有罪的判決，他說：

王爾德，你是腐壞的醜得可怕的工具，我使你受法律容許我處分的最嚴的懲罰三兩年監禁和苦工。

王爾德想說話。審判官，帶着蔑視樣子，用姿勢表示，把這個齷齪的人拉開。

試想何種的恐怖穿得這好的奢侈者，白藍色磁器式

的人，吸金嘴紙煙的，忽然運入囚牢。管轄是很嚴，飲食極壞，他很久都不能嘗它。只因為在餓得要命時他纔動手。在木板床上他不能睡覺。禁止他讀書和寫字。當其，到後來，人給他紙和墨水，他寫他最美的書 *De Profundis*。

然而中級英國人滿意的想。

——這裏就是這個藝術家生活所引導去的地方人籍它的名來斥責過我們的主見！

當王爾德從獄中出，他簡直是不可以認識。他失了二十克羅（約三十一鎊半）的肉。他變瘦了。他有透明和光亮的眼。但是，最要的，他學會了哀憐。他第一舉動，在出來時，是寫一封信到每日記錄報（*Daily Chronicle*）讚揚一位被開除的看囚人因為給了餅乾與一個童犯。

他起身到法國，他住在伯仍窪（*Berneval*）安拙基特去看。

——哦 Dear，王爾德向他說，你是不是了解得清楚憐憫心是如何可佩的東西？對於我，我每晚感謝上帝。是的，跪着，我謝謝上帝使我認識它。當其我進這監獄時我有一個如石的心，又只做我作樂的夢。現在我的心已完

全破碎，我懂得哀憐是世界上有的最大最美的東西。這是我爲什麼不能抱怨懲罰我的人些，沒一個人，因爲，沒有他們，我便不會知道這一切。

* * *

當這情感尙在他心裏回響，他寫內定監牢詩歌，它是真正一件很美的東西。惜乎一個人不能長久保持與他本來面目不同。他的危險伴侶中的幾個又找着他，再繼續他從前的巴黎生活。他承認同幾位親近午餐，他甚至樂於談他的不幸事如一回美的遭遇。

——一個藝術家，你瞧，他說，能在他一生有成功，這是一件正分的遭遇；但是這應得使他由失敗完結，因爲他的使命是活一個完全人生。大成功，接着大不幸。這僅如此藝術家纔可以看得出他自己是怎樣，再由他自己看到別人；這僅如此他領會得人生的意義，他的藝術的意義。至於我，我明白我有了我的藝術必需的生活。我有過大成功，我有過大不幸，我領會兩個的價值。那嗎，爲什麼自己訴苦？我不是沒有些意志的弱點，它使我願意這一切發生在我朋友中的一個，你們中的一個，譬比說但是我很知

道，也是一樣的，我經過惟一的經驗能使一個真正藝術家了解美。

雖然如此，他可是大受虧損。他或者可以由節制飲食來延長生命，但是他一點都不注意。他的朋友向他說！

——阿斯卡，你戕賊你！

——爲什麼我現在要活着？他回答。

——他於是死在巴黎，一九〇〇年，在左岸的旅館的一間屋子裏，同樣可憐和尋常的陳設它使他生長當他來見胡爾能時。一些罕有的朋友追隨他的棺材。

※ ※ ※

但是，同年，羅斯金死。他消磨他最後的八年十分的退隱，只望望雲走過和呼吸玫瑰花香。思想離棄了這個頭腦，但是他的大弟子普魯斯（Proust）相信在經過他渺茫的夢想的很熟的狀態裏有阿密的上帝和聖馬克的天仙。有時他說兩個字：“Beautiful Beautiful”（美呀！美呀！）他八十歲的生日有從全世界寄來信，電報，花，作慶。一個大的誥封由皇太子及全體官員簽名給他送來，第二晚他和平的在他所愛的騰列爾（Turner）畫中長逝。他有一個

極簡單鄉村式的葬禮如他所要求的。沒有黑帳，只是在棺材上，一節紅緞繡上他的標語？“Unto this last”（到底）

* * *

在羅斯金和平同榮顯的告終與阿斯卡王爾德卑賤的死兩者之間為相反甚可駭異，但人或如此想，各人有各人所過的生活，所有的見解，這種相反是恰當的。但是誰知道？羅斯金同王爾德兩人都是，在他們生活的環境裏可能做到的，這一個對那一個負責。一個羅斯金，有德的唯美家，想以藝術安排的完美加諸社會生活自命，往往產生，由於他的失望和失敗，一個王爾德他，厭惡人生又拋棄實際，只想在藝術所成的虛空裏生活，以咬文嚼字為樂。

其實，這兩個學說，如像我們起首時說過的，雖然表面上它們似乎相隔很遠，却有一樣的偶像崇拜。羅斯金只管說他想改良社會，他只管修路，買地，其實藝術，想像，使他覺得比人生更有興趣。這是在它們裏他找着他真正的幸福，這不過是由於一種詭辯他纔達到使他自己

相信美和道德的美是一個東西。這不是真的，那裏，或者是這兩個唯美學說失敗的秘訣，羅斯金派和王爾德派是一樣的。人生要求以它自己被愛，不因為它美，它不是美；人只管想法去建設它修飾它，保存它不為醜所侵犯；人只能成功一部分；但是到末了它是時常可怕的，永久艱難的，而人在藝術世界找得的護庇永是脆弱的。不是的，人生不是一個可愛的人物如可以在一種狂喜中靜觀反覆唸着：“Beautiful Beautiful。”（美呀！美呀！）不是的，這是一個可憐的女人，不很美，時常有病，同她我們結合在一塊，也不由得我們。不應為她怕羞，不必要她擦粉，這與她不合式；應有勇氣帶她出外。或者對於這些人承受她如她的本來面目，用一種極端的神秘，她帶給的真實快樂，比對於這些人，他們要求偶像，石頭，紙或油畫布，去忘却人類的醜陋所不覺得的更多。

* * *

假如我須得在木上雕刻一個成人的玩具，我在上面把樂天派和嫉世派，羅斯金和王爾德，騎馬式的放在一塊上下軒軒的木板的兩頭。他們在人類的舞臺上互看接觸。

在英國，現刻，社會的唯美家得勢；他保留了王爾德時期好機警語的脾味和憎惡穩健。他的樂天主義並不是羅斯金的精華，他的清淨主義採擇比較隱藏的形式。數學家的，邏輯家的，經濟家的唯美學者。這就是劍橋一九二七年的模型。不久他找着他的嫉世者他將是一個轉少年的王爾德，瘦，活動，好遊戲，好機械師，嗜好整齊和確切的句子如齒輪似的，一種或許讀過莫然（Morand）的瑞胡特（Swift）。

英國的文學機擺動，英國，浩大，不朽的英國，在它的面上這些文雅的遊戲不過如在波濤上的海鳥，英國繼續的存着。

▲妲己

徐葆炎作 實洋三角

這是徐先生最近作的三幕劇。寫暴君的殘酷，妲己的妖媚，有驚魂動魄的手腕——而隱秘的暴露。奇蹟的發見，更開歷史劇未有之創格——是非沉浸於歷史和戲劇中者，決不能得此成績。已經出版了。

布爾塞維克的繪畫與文學

T. Dreiser 作

漢 奇 譯

布爾塞維克的藝術真是個難題目。我雖然已見到了不少種，但是我仍是懷疑著他們的價值。總之，由我看來，他們是太實驗的的了，實在不能引入去欣賞。更進一步說，這是專為某一階級的或是專為共產黨的，（作為一種純粹與簡單的宣傳品），所以我在裏邊簡直找不出可以持久的價值來。大部份的題材是革命與內戰，關於更動人的俄羅斯日常生活却少到極點。我不懂是什麼原因。為什麼不將對於異國人的心目中是十分新奇的，他們的新的

廚房，新的工廠，性的復雜的情形，表現出來呢？爲什麼不呢？

有組織的是兩個團體：一個叫做 AKRR 便是 Association of Artists of Revolutionary Russia, (革命的俄羅斯畫師社會)的速寫，一個叫做 LEF 便是英文的 LEFT 左派。這兩派的中間有一種基本的爭執。AKRR 對於命意比形式與風格來得注重。實際上他們的題材雖然是革命的，但是用的仍是古舊的畫法。老實說，牠的價值不過是作新政策的宣傳品，通常的作品實在惡劣得很。在我離開俄羅斯以前，恰好 AKRR 有兩個展覽會。一個是慶祝紅軍十週紀念的，畫著革命及革命後內戰的事蹟。作爲一種史畫看倒還有趣——下技的老法畫。

左派比較有趣，更激烈更易煽惑人，是一班青年的畫家與著作家所結合。他們不單繪畫是左派，他們的文學哲學都是。從幾個認識的左派的社員與幾個和他們相熟的朋友的口中，我知道他們却對於形式比命意來得注重。但他們的題材也是革命的。便是左派的形式，那包括著建築主義的形式——藝術是爲實用的——也是極端的革命

的。我曾和一個左派社員，編劇家，“吼乎支那”(本劇當我在莫司科時曾受觀衆熱烈的歡迎)的作者，Tretyakov 談過，他說，左派的社員決不肯僅僅爲了表現美而繪一張畫。他還說，專爲了裝飾的繪畫是決不會永久的。譬如說，要是一根庭柱裝在房子上而並不爲了去支撐這所房子用的，那麼，牠決不會有真的，久長的美。不錯，Ruskin 也曾宣，傳過相同的口號，但並不完全是真實的，便連一部份的真實也難說。否則 Watteau, Ingres, Corot 如何呢？

左派的月刊叫做 Novi Lef (新左派) 是一種活潑的關於文學戲劇及電影的刊物。裏面的中堅人物是 Meierhold, Meierhold 戲院的經理；Eisenstein, 蘇俄各影片公司最有勢力的，Mayakovsky, 俄羅斯近代最受人讚美的詩人；Tretyako, 戲劇作家；Brikk, 文藝評論家；關於攝影則有 Rodchenko 據我所見到的，他的攝影都是畸形的，簡直看不出他和他的攝影機的地位在那裏。大半是顛倒的，我想。關於建築與繪畫，那是多了，我這裏不把他們的名字一一寫出。

左派的影響極大，他膨脹到各個工人俱樂部裏——

俄羅斯的一大勢力——尤其是青布衣社的演員，他們是信從左派的主張及形式的。Tretyakov, Mayakovsky 及其他左派的文人都為他們寫劇文。劇情大半是地方色彩很濃的，是“活報紙，”極受人歡迎。一切均很新奇，除了些極平常極簡單的器具外，用不到什麼佈景，因此演員很容易地將行頭從這個俱樂部。搬到那個俱樂部。最近有一班青布衣社的演員在德國旅行扮演，他們也預備到美國來但是被拒絕入境，

講到這裏，我得說說戲劇在今日之俄羅斯的地位，牠在共產黨的教育策略中佔據著極重要的勢力。——歷史上從來未曾有像今日這樣重要過。因此左派便受到了政府的贊助。而共產黨便借此去與人民接近。我們可以用一點事情來證明，便是說，假使有個外國人或是資產階級者 ‘Bourgeois’ 要買張戲券，非六元八元不可，而一個工人則因了工團可以免費看戲，至多祇出一些極低的代價。我看到的戲簡直陋極不堪。仍是取的革命的題材。其中作為最好的是描寫十月革命的起始時的一件事實，叫做 “Razlom” (破裂)。這是在莫司科的 Arbat Studio

開演的。情節是一個兵艦的艦長與他的女兒，一個看護婦，極與共產黨表同情。而他的女兒的丈夫，船上的一個職官，却是一個保皇黨。他設下一個毒計預備炸燬這隻兵艦，阻止牠去聖彼得堡參加海戰隊。不料這個計劃被那女的發現了；同時水手們在船上已組織了黨部，於是把那職官丟下了海，這隻兵艦便平安地向聖彼得堡前進，并成了那女的與蘇俄水手黨部的主席的好事。（這簡直比美國電影都壞）。看來好像是從“Potemkin”脫胎來的，但是鬆弱得多了。幸虧舞台佈置還新奇——佈景是從船艙的窗口看出去的，正像是一張張的小畫。器具置平在一種傾斜的角度上，向著觀眾，這作為於透視學上更準確。但是藝術在那裏呢？

去分別左派中立派的基本的不同實在是件難事，因為各人對於技術的主張有極大的不同。我遇見 Meierhold，他是率領著左派的團衆的。他是一個誠懇而有毅力的人物，革命以後住在一所很大很漂亮的屋子裏。他對我說他的戲院的宗旨是去給於蘇俄以智識進展上的臂助。但是他所謂的智識進展仍無非是共產黨的智識進展而

已。他是戲院的說話的代表。而說的大半是他自己的話，同時他還硬要藝術也是這樣。

他的戲院的出場的優點是能在戲劇中的情節裏發掘社會上的事實。這與那些祇顧了戲劇的外形而忽略了內容的一般戲院自是不同了。同時這與那些忽略外形而專事內容的思想上的結構又是不同。在我個人我覺得 *Mission-blod* 真有些不犯著，他去把俄羅斯的老東西改新而惹起一般舊式的戲院與觀衆的駭異。譬如他竟將 Ostrowsky 的 *Forest* 改成了三十二段，又拼命地講着十九世紀後期俄羅斯的地主的奴隸制。還有一齣老戲似乎叫做 *The Magnanimous Unicorn* 的，他也把來改變了，他竟叫戲子均穿了工人的衣服，又在舞台上放了座木建築，一處風車，配上了些槓子，水溝，與轉輪。看吧，請問這些究竟有什麼緊要，有什麼價值，有什麼進步的現象，更有什麼了不得的理論呢？我說起來，這與瘋癲實在沒有什麼分別。專事做些與人們異教的東西——祇不過去駭異或是驚奇一般看厭了戲的人。

我還見到他購演 Gogol 的 *Revizor* 和 *Ark Theater*

所做的也不同。完全的佈景是新做的，又加了些神祕與象徵，他却說這都是根據了 Gogol 的原手稿的作者的本意的。但是至少我對於他又是不能滿意。他們都是些模型當開演的時候用輪子車上來的。雖然扮演得很好但是我實在不能被佈景來引動。

在莫司科，左派的戲院還有一個——Proletcult(民衆的訓練)這完全是新式的。別的——如革命劇場等——做的不過內容是革命的，他們不注意與技術一方面，商會劇場與 Mali 也是這樣。還有些起初跟從 Stanislavsky 的學說的戲院。他們並不固執，時常採用廣的公認為好的形式——竟然有的是古典的。在一個戲院裏，我見到一齣俄羅斯的老戲，叫做 *Virineya* 也是講革命的。很好但是太長了。這些特別的戲院，我知道，都不過是執中的。

在 *Kamernei* (Chamber Theater)，他是真的不固執而沒有派別的。獨立的但很有些有趣的作品我見到許多喜劇。這一個戲院，經理叫做 *Tairov* 還開著一個戲劇學堂——一共七十個學生，都強迫著要去學著種種的藝術

——歌劇，話劇，喜劇，啞劇，悲劇。光學與舞台佈景極重要都是依 Tairov 的法則支配的，是要有節奏的，動與力的，塑形的，建築的。他們不是自然主義，因此扮演人可以自由地表現他自己的藝術。依了 Tairov 佈景不過一種時候扮演人的器械。當我問他扮演 Macbeth 的情形時，他說要預備極大的地方極少的佈景一處爲劇中的活人 Living Characters 一處爲劇中的神怪離奇的事實。他還對我說，他的戲院有時還演些外國劇本，務須選是適於舞台佈景的，是動與力的，是建築的，是近代問題與精神的。

由我這些講過的，你們當可以明白出衆的俄羅斯劇本實在少而蘇維埃戲還幼稚得很。依了 Tairov 的意見，他說今日有最有生命的戲的是美利堅，第二是英吉利；第三，但也是最近，法蘭西。這是太不幫共產黨的俄羅斯了吧？

總之，我祇覺得關於劇本佈景與一切，他們實在非特不在我們前面，簡直還是落後——簡直還是十分地落後——雖然今日的固執的俄羅斯人是不會同意我這句話的。反之，我們與歐羅巴，也有許多東西要從他們那裏去學來呢。

金屋談話

再來先講關於本期稿件的話。

賭錢人離了賭場是浩文第二篇關於賭的文章，一半是答復真美善第四卷第一期的批評的。舞場之夜又是虛白的“夜”中的一篇。兩個偶像是舊稿，那時洵美尚未搬家，現在舊房子已拆掉了，這篇文章裏描寫的那間書室，已是不能再見的東西了。布爾塞維克的繪畫與文學是 Dreiser 的新作，尚有續篇，亦將由漢寄譯出發表。原作者有許多過分地恭維他本國的話，是為譯者編者所不敢同意的，但為忠實於原文起見，便照著直譯了。從羅斯金到王爾德便是一篇不朽的傑作，由郭有守譯出，在本期一

次登完。原作者是近代歐洲最受人稱揚的作家，他的少年歌德之創造曾由西澧譯出於新月書店出版，所以他已不是一個陌生的人了。我們希望將來能多發表些他的作品。

× × ×

哄傳歐洲的法文劇李碎玉的作者謝壽康先生已經回國了。現任中央文學院院長，他已允在最近的將來為本刊撰稿。

屋
刊
賞
稿

金
月
懸
徵

金屋月刊懸賞徵稿啓事

爲擴大文藝運動的巨潮

爲促起新作者的出現

我們敢用懸賞徵稿的一種辦法。關於文章的價值，我們分毫也不敢用金錢來估計，這一點先請我們高尚純潔的朋友原諒，實在因爲想不出更好的辦法。但是請了解我們的真意，我們希望在現在這樣混亂的文壇上出現一個奇蹟，使我們有接受和發表幾篇出類拔萃的好作品的光榮。

從數量上來看近來文藝作品，自然有風起雲湧之勢，但一攷其實際，很難以使人滿足，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總脫不了粗製濫造和膽大妄爲的譏評。但是我們不相信中國會如此無人。我們相信一定有許多很有素質的作者，在黨同伐異侵占割據的現文壇被惡勢力所埋沒。這懸賞徵文的辦法，將爲我們達到這目的的手段。

我們不限定什麼，我們只要好的作品，你講革命可以，講戀愛也可以，講什麼都可以。講革命只要不是高呼口號式的宣傳，講戀愛只要不是蠢俗的肉麻，你只要能發揮你至上的美，這是我們所求的。

金屋月刊懸賞徵稿辦法

獎金總額一千元 分十次徵求

第一次 獎金一百元

- 種類 短篇小說一篇
- 字數 五千字以上一萬字以下
- 日期 即日開始收稿本年十月底截止
- 發表 本刊第十二期發表
- 收稿處 本刊

本刊於收到稿件後即給回信以示鄭重
將來不錄之件，一概退還，得獎者即
在本刊登載，版權仍歸作者所有但本
刊得印行之優先權。

審查 特請 謝壽康 徐志摩 方光蕪

滕 固 東亞病夫 担任

唯一的純文藝半月刊

獅吼彙刊

十二期彙訂成一冊

實價五角

撰稿者都是水平線以上的作家

稿件又都是水平線以上的作品

創作有……

滕固,黃中,章克標,倪貽德,邵洵美等的小說;傅彥長,章克標等的隨筆;邵洵美,郭子維,滕剛,荆蘊等的詩。

批評有……

關於國內國外當今文壇名著的介紹與批評

翻譯有……

英國George Moore, E. Gosse, D. H. Lawrence, D. G. Rossetti, W. Pater, E. Dowson, A. Beardsley, T. E. Flecker; 德國 Storm; 日本厨川白村, 谷崎潤一郎等的傑作。

插畫有……

徐悲鴻,常玉,盧世侯, A. Beardsley, 江小鶴等的巨製。

金屋第一期

- 1 色彩與旗幟·····
- 2 永遠想不到的詩句·····邵洵美著
- 3 在最後的燈旁·····T. Hardy 著·····郭子雄譯
- 4 綠·····張道藩作
- 5 獨輪車的遭遇·····滕固著
- 6 一年·····浩文著
- 7 破損的箱籠·····竟克標著
- 8 George Moore ·····海里孫女士作
- 9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G. Moore 著·····洵美譯
- 10 文體論·····W. Pater 著 ·····朱維基譯
- 11 柳亞子·····徐蔚南譯
- 12 無名的裘特·····T. Hardy 著 ·····郭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金屋第二期

- 1 來吧讓我們沈睡在噴火口上歡夢……………章克標
- 2 在不知名的道旁……………徐志摩
- 3 素描……………常 玉
- 4 外遇……………滕 固
- 5 號外……………倪貽德
- 6 故友……………葉鼎洛
- 7 和尚的情史…… George Moore 著……………洵美譯
- 8 二菴童 谷崎潤一郎著……………克標譯
- 9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0 爐火作者的答覆……………趙景深
- 11 談散文 Van Deijssel ……………子雄譯
- 12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 ……………有守譯
- 13 金屋郵箱
- 14 金屋談話

金屋第三期

- 1 永久的建築.....浩 文
- 2 贈一詩人.....邵洵美
- 3 死了的琵琶.....邵洵美
- 4 處男的狎曲.....滕 剛
- 5 殘句.....滕 剛
- 6 朱唇開處.....滕 剛
- 7 意外的收穫.....曾虛白
- 8 下等船客.....穆羅茶
- 9 馬車馬.....章克標
- 10 賭.....浩 文
- 11 債.....黃 中
- 12 櫻花.....倪貽德
- 13 蝸牛與地丁.....滕 剛
- 14 寫.....郭子雄
- 15 近代藝術界中的寶貝.....洵 美
- 16 要做一篇魯迅論的話.....A. B.
- 17 無名的裘特 T. Hardy 著.....有守譯
- 18 金屋郵箱.....
- 19 金屋談話.....

金屋第四期

- 1 上去站在第一峯頂.....章克標
- 2 出門人的眼中.....邵洵美
- 3 綠逃去了芭蕉.....邵洵美
- 4 詩人做不成了.....浩文
- 5 決別.....滕固
- 6 自白.....浩文
- 7 南國行.....倪貽德
- 8 電影場之夜.....曾虛白
- 9 新的葡萄漿盛進了舊的革囊.....郭子雄
- 10 櫻花之都.....章克標
- 11 Nascuntur Poetae..... T. Wilder 著 浩文譯
- 12 倫敦塔..... 夏目漱石著 克標譯
- 13 處女..... Salvat 作
- 14 童男與處女.....邵洵美
- 15 金屋郵箱
- 16 金屋談話

金屋書店

最近出版的書

- | | | |
|----------|---------------|-----|
| 1. 姐己 | 徐葆炎著 | 三角 |
| 2. 銀蛇 | 章克標著 | 八角 |
| 3. 三角戀愛 | 黃中著 | 七角 |
| 4. 做父親去 | 洪爲法著 | 二角半 |
| 5. 春夏秋冬 | 郭子雄著 | 四角 |
| 6. 北美印象記 | 厨川白村著
沈端先譯 | 六角 |
| 7. 近代藝術 | 倪貽德編著 | 四角半 |

最近預備出版的書

- | | |
|-----------------------|------|
| 1. 緣分 | 浩文著 |
| 2. 我的死了的生活的回憶 Moore 著 | 洵美譯 |
| 3. 永久繼續下去的 | 邵洵美著 |
| 4. 仇之戀 | 周學普譯 |
| 5. 最後之勝利 | 俞世鵬著 |
| 6. 外遇 | 滕固著 |
| 7. 戀愛四象 | 章克標著 |
| 8. 新都巡禮 | 張若谷著 |
| 9. 兩年 | 傅彥長著 |
| 10. 男性的悲哀 | 左幹臣著 |
| 11. 末日 | 滕剛著 |
| 12. 桃紅的咀咒 | 滕剛著 |

金屋書店已出版之新書

- | | | | |
|-------------|-------|------------|----------------|
| 1. 平凡的死 | 小說 | 滕固著 | 五角 |
| 2. 火與肉 | 論文 | 邵洵美 | 四角五分 |
| 3. 花一般的罪惡 | 詩集 | 邵洵美 | 精裝九角
平裝五角 |
| 4. 愛慾 | 武路小路著 | 章克標譯 | 三角五分 |
| 5. 道連格雷畫像 | 王爾德 | 杜衡譯 | 精裝一元四角
平裝九角 |
| 6. 妖媚的眼睛 | 小說 | 黃中著 | 六角五分 |
| 7. 文學生活 | | 張若谷著 | 六角 |
| 8. 十六年之雜碎 | | 傅彥長著 | 四角五分 |
| 9. 一朵朵玫瑰 | 譯詩集 | 邵洵美著 | 二角五分 |
| 10. 一個理想的丈夫 | 王爾德 | 徐培仁譯 | 六角 |
| 11. 死線上 | 長篇小說 | 王任叔著 | 六角 |
| 12. 漩渦 | 小說 | 陳白塵著 | 六角 |
| 13. 春夏秋冬 | 詩 | 郭子雄著 | 四角 |
| 14. 做父親去 | 小說 | 洪爲法著 | 二角半 |
| 15. 七個絞死的人 | 小說 | 安特列夫著 夏萊蒂譯 | 四角半 |
| 16. 三角戀愛 | 小說 | 黃中著 | 七角 |
| 17. 銀蛇 | 小說 | 章克標著 | 八角 |
| 18. 近代藝術 | 論文 | 倪貽德著 | 四角半 |
| 19. 姐己 | 戲劇 | 徐傑炎著 | 三角 |
| 20. 北美印象記 | 廚川白村著 | 沈端先譯 | 六角 |